

天虛小  
說菁華  
我生

# 內科陸士謬診例

(科目)	(診金)	(時間)	(寓址)
傷寒 溫熱 痛脹 喘咳	門診 二元	門診 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上海英租界跑馬廳汕頭路第二家
瘡痢 婦科胎 產調經帶下 各雜病	出診 英租界六元 法租界八元 法新租界十元 美租界十元 公共租界西區十元 華界十元 徐家匯十五元 楊樹浦十五元 愚園路十五元	出診 下午三時至六時	
	拔號加倍 號金加一 通函論症四元		

青浦陸士謬先生。自甲子歲江浙兵亂。由松江避難來滬。就診者戶限為穿。先生初到時門診每日祇限十號。奈後至病客婉謝為難。於是廣為十五號。至乙丑閏月。又廣為二十號。遂留不去。治病成績。各報傳揚。《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屢有先生治病奇績登載。為晚近醫林所僅見。而診所四馬路上海圖書館地方湫隘。致彼時有一醫術之高。為上海第一診所之陋。亦為上海第一之傳言。同人等力勸遷地。久之始賃得英租界跑馬廳汕頭路第二家坐北朝南三開間不庫門新屋。從此窗明几淨。或可一洗年來陋隘之氣乎。時還書局啓。

著名醫士陸諤之餘之健著

# 劍俠全書

拾大種

南兩派北

俠小義說

總發行所上海梅白路一號  
時還書局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紅	黑	白	三劍	八大劍俠	血滴子	七劍八俠	七劍三奇	小劍俠	新劍俠
俠	俠	俠	客	俠	子	俠	奇	俠	俠
價洋裝一册	價洋裝一册	價洋裝一册	價洋裝二册	價洋裝一册	價洋裝一册	價洋裝二册	價洋裝二册	價洋裝二册	價洋裝二册
六角	六角	六角	二角	六角	六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清初劍俠分南北兩派南派出自峨嵋北派出自崑崙然兩派本隸一宗其離合之緣由各極神秘之歷史本書之紅俠黑俠白俠北派劍俠也八大劍俠血滴子七劍八俠七劍三奇小劍俠新劍俠南派劍俠也而南北兩派分合之總關鍵全在三劍客一書陸士諤君診務旁午已不撰述小說本局因三劍客關係南北兩派離合一再商懇時及兩年僅得脫稿而讀者催促之函已幾盈尺亦足見此書之價值也茲因三劍客出版之始特定出優待辦法以作此書紀念

每册定價大洋六角  
零售特價三角如合購全部拾種計十五册定價大洋九元祇收成本洋四元特贈大號錦匣二只外埠加郵費一成  
外埠郵匯不通之處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目錄

哀情  
小說 蕁娘哀史

劉介盒

哀情  
小說 娟仙慘史

李博亭

俠情  
小說 愛河鴛影

劉介盒

社會  
蠹

劉靜一

鴛鴦帕傳奇

汪瞻華

鴛鴦塚傳奇

汪石青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卷一）

●小說一（丁巳七月份）

天虛我生潤文

哀情  
小說 蕁娘哀史

劉介盦

用賦比體作小說引  
子終非本色以原本  
如是姑仍之

乍因輕浪疊晴沙。只趁回風擁釣槎。莫怪狂蹤易漂泊。前身不合  
是楊花。』此非為浮萍寫其漂泊之苦况耶。『微根無所綴。細葉  
詎須莖。』此非為浮萍寫其無依之苦况耶。雖然若萍之漂泊無  
依。古人猶有『願為浮萍草。託身寄清池。』之想。則萍之漂泊無  
依。庸無傷也。乃有一物焉。其托根也。相似其漂泊也。相同其無依  
也。亦相同而跡其身世。則徒遨寵於荒淫之主。徒戀懷於羈旅之  
人。猶且見擯於不學之蔡朗。招怨於寡識之鄉豪。是其遭逢之不  
幸。視萍又何如耶。嗚呼。諸君當知妾名非他。正不幸而為蕁也。妾

非○羨○萍○而○惡○尊○蓋○妾○之○所○以○發○斯○言○者○妾○正○有○所○感○也○妾○不○幸○而○遭○際○如○萍○身○世○如○尊○顧○又○不○能○托○身○清○池○妾○遂○不○得○不○抑○尊○而○揚○萍○矣○諸○君○苟○不○以○薄○命○人○爲○可○憎○者○則○當○含○淚○忍○痛○一○訴○其○梗○概○於○諸○君○

妾○之○籍○貫○妾○無○知○也○妾○之○姓○氏○妾○亦○無○知○也○生○我○之○父○若○母○妾○無○得○而○知○之○產○我○之○年○與○月○妾○亦○無○得○而○知○之○以○人○皆○呼○爲○尊○娘○乃○知○我○名○爲○尊○以○養○我○之○義○父○婁○其○姓○則○亦○加○我○姓○爲○婁○氏○婁○氏○云○乎○哉○尊○娘○云○乎○哉○婁○氏○非○我○之○真○姓○也○尊○娘○非○我○生○父○之○命○名○也○嗚○呼○諸○君○言○念○及○此○妾○深○怪○夫○義○父○之○命○名○胡○不○可○名○而○乃○名○我○以○尊○嗟○乎○呼○驢○則○驢○呼○馬○則○馬○名○我○爲○尊○我○遂○終○其○身○而○爲○尊○甯○不○哀○哉○古○人○命○名○必○擇○其○義○良○有○以○也○而○我○之○名○亦○且○無○自○擇○之○

寫賈人舉動宜以社會心理體貼出之

權不尤可傷乎。雖然名與運固無關也。惟是冥冥之中似有主宰。必使余之名副其實。余生遂無餘倖。蓋予墮地之日。生我者卽不恩。我不溺於水。不養於家。而乃棄之於途。故予身雖爲父母所生。亦即等於無父無母之天產物耳。名之曰尊於義。亦稱。

吳中賈人婁承先者。家尙溫飽。年近知非。而猶抱怕道無兒之歎。破曉入市。見有巨襁遺道中。則不得不拾。及見爲妾。則大失望。旣念值亦千金。慰情聊勝。乃以付之。其妻妻氏戴予稱之爲母。初不知非所生也。倏春倏秋。妾以嬰孩一變而爲鼎角女矣。時已七歲。乃入某校肄業。荏苒七年。幸卒兩等之業。於是居家庭間。以鍼黹助甘旨。樂融融然。不知有所苦。義父母之寵愛予者。亦彌甚。鄰人恒語曰。東家之螟蛉女。眞幾生修到者。予因而知予爲棄兒。然感。

義父母鞠育之恩。乃益深矣。日居月諸。妾年漸長。而畢生之磨難。亦卽隨之而來。蓋義父以盼得半子。欲贅一髡。以娛晚境。是固二老之善意。初不料禍根卽種於此。良緣未結。而孽障先來。妾命誠薄於紙矣。孽障爲誰。車久功也。禍根維何。車久功之陰謀也。車久功者。義父之世侄。吳中之無賴也。不務正業。專事遊蕩。善媚工譖。遇者輒爲所惑。偶見妾。卽謀自荐。倩冰上人達意於義父。義父惡其遊蕩不之允。遂結怨於小人。而妾之一部慘史。遂於此時。在車久功之編輯中矣。

閱數月。有蔣郎者。央人執柯。義父探其人品誠篤。且亦爲商人。家世頗殷實。遂結絲蘿焉。久功妒蔣郎之捷足。乃以巧言告吾義母。曰。養女贅壻。難免異心。一旦引雛飛去。二老將何依乎。以吾思之。



婚書當握於二老之手。勿輕與之。庶足以繫其心。而平時督察宜嚴。或可防患於萬一。夫婦人信。讒幾成公例。而年老之婦人。其耳根乃尤軟。聞此讒言。以爲忠告。遂索我兩人之婚書。扃之篋中曰。此汝二人百年之券也。若或失之。卽同陌路。吾當爲汝二人保存之。予心雖笑其愚。顧不敢違其命。蓋念婚姻旣成。死生以之。豈必仗此一紙符爲白頭之證哉。

蔣郎旣入贅。秉其誠篤之性。以待二老。然蔣郎之侍奉益謹。而久功之讒言亦愈逞。日以離間骨肉爲事。謂予二人之所以殷勤者。實欲騙取婚書。一旦得手。必遠舉而高飛。義母信之。乃下戒嚴之令。不奉召。且不許蔣郎入中堂。義父雖尙明理。然以惕於闖威。辭色遂不稍假。會革命事起。金融恐慌。義父之商業衰落。蔣郎亦爲

時勢所迫。罷業賦閑。家用浩繁。所入不敷。所出由是。一家之中。長日。惟聞嗟歎聲矣。而久功復譖於義母曰。蔣郎者。人咸呼之曰彗星。照臨之處。無不立敗。試觀某號。當渠未爲其夥之前。何等煊赫。及至彗星一照。遂瓦解而山崩。今此彗星。乃照家庭之中。是無怪其饕殮不給矣。然我敢爲預言。更數年者。此屋亦不爲母家有矣。不觀門楣間塵積寸許。盡作晦色耶。夫失意之人。所懼者。卽恐錐無地。無聆此一席話。警惕似有所悟。則恍然曰。吾誤矣。吾家乃有否運之神。吾悔不先卜也。而今奈何。顧又不能標諸大門之外。則惟蓄怨含憤。眈眈以視蔣郎。自是而後。食則唾罵。交至勢難下咽。居則白眼。頻來不克安坐。不數月而蔣郎病矣。病且劇。妾欲爲之醫治。則又無此權能。惟有坐視其枯槁憔悴而已。妾嘗勸其逕入

醫院。而蔣郎之心。懸懸于妾。謂甯死不暫離也。妾乃無奈。一對可憐蟲。日夕惟以淚珠洗面。二老覩此情狀。恐妾成病。失其晚年依靠。則勸予曰。人盡可夫。彼卽死。汝豈遂終身寡哉。彼彗星者。徒苦兒耳。良不如早死。嗟乎諸君。妾雖微賤。敢失貞操。以貽世羞。予聞是言。覺其鶻突不倫。然如迅雷貫耳。已不及掩而無聞。心頭之痛。則如萬弩一的。已紛碎矣。（未完）

附原作

（甲80分）

乍因輕浪疊晴沙。只趁回風擁釣槎。莫怪狂蹤易漂泊。前身不合是楊花。此非寫水萍漂泊之苦况耶。『微根無所綴。細葉詎須莖。』此非寫水萍無依之苦况耶。雖然若萍之漂泊無依。古人猶有『願爲浮萍艸。託身寄清池』之想。則萍之漂泊無依。猶爲絕世清高之品也。若早夕與萍爲伍之輩。即不能望其項背矣。其

着意爲文即不免有  
矯揉造作之氣

漂泊也同萍。其無依也同萍。而其稍自慰者。徒邀寵於淫蕩之主。戀懷於羈旅之人。猶且見擯於不學之蔡朗。招怨於寡識之鄉豪。其遭逢視水萍爲何如耶。嗚呼。諸君乎。妾非厚萍而薄尊也。妾非美萍而惡尊也。蓋妾之所以發斯言者。正妾之有所感也。妾不幸而不能遭萍之所遇。而竟遭尊之所遇。故妾不得不抑尊而揚萍矣。諸君乎。亦知妾之命意乎。亦知妾之苦痛乎。妾當含淚忍痛而訴於諸君之前。諸君其憐憫否耶。

妾之籍貫。妾不知也。妾之姓氏。妾亦不知也。生我之父若母。妾不得而知之。產我之年若月。妾亦不得而知之。惟人皆以尊娘呼我。則知我名爲尊娘。養我之義父。妻其姓。則亦加我姓爲婁氏。婁氏云乎哉。尊娘云乎哉。婁氏。非我之真姓也。尊娘。非我生父之所名也。我義父名之也。嗚呼。諸君。言念及此。妾將埋怨於名我之義父。不以萍名我而以尊名我。嗚呼。噫嘻。一名之微。竟成讎語。古人取名以慎。良

嫌俗

嫌俗

有以也。』雖然名與運固無關也。吾復何怨。第吾之遭遇恰如蓐也。一若冥冥中有神主宰其間。必使余之名與實符。則余乃不得不怨名我之義父矣。嗚呼。妾自呱呱墮地。生我者不養之於家。更不置之於死。而偏棄之於途。乃因我之愁城。溺我以苦。則妾之命也。奚似天造耶。人爲耶。余亦不得而知矣。

吳中賈人婁承先者。家尙溫飽。年逾不惑。祇以繞膝乏人。頗憂寂寞。道中見妾身喜出望外。乃拾而撫養之。視若掌珠。義母戴氏亦愛護周至。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一轉瞬間。春秋幾易。妾以嬰孩一變而爲卯角女矣。乃入某校肄業。初小畢業。繼以高小。高小畢業。則深居閨闈。從事鍼黹。在校得諸友之親愛。在家得義父母之寵恤。鄰家之美余者。咸曰。若東家之螟蛉女。真前生敲穿木魚者也。妾亦自以爲遭逢之美。蔑以加矣。詎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妾之年漸長。乃竟甘盡苦來。從茲而後。妾之樂境。竟隨光陰以去。而妾之苦况。復擁時而來。嗚呼。諸君。我言及此。

淚涔涔下矣。

蓋義父以未得麟兒。欲贅一壻。以娛晚境。是亦二老所當出此。而亦小子所當曲順者也。乃遍覓才郎。難中雀屏之選。何來快壻。堪聯鴛牒之盟。禍基於漸。從此竟種毒根。天慣妬情。無端飛來孽障。孽障爲誰。車久功也。毒根維何。車久功之陰謀也。

小說中夾雜四六既  
不工緻便成骨骸

每一段終必以太息  
憐恻人厭

所謂車久功者。義父之世侄。吳中之無賴也。不務正業。專事遊蕩。工媚善譖。遇者輒爲所惑。美妾清淡。妄思染指。倩人作伐。義父惡其遊蕩。不肯遽允。不料從此遂結怨於小人。而妾之一部慘史。乃出於小人之手矣。嗚呼。奸人弄計。抑何險耶。閱數月。有蔣郎者。央人執柯。義父探其人品誠篤。且爲吳中商界中堅分子。遂結絲蘿。久功妒蔣郎之捷足。乃以巧言告我義母曰。養女贅壻。難免異心。倘一旦分飛。二老得母依然寂寂耶。一切婚書等件。當手握之以繫其心。言語行動之間。當

神仙傳以丈母爲泰  
水孫持正曰俗呼妻  
父爲岳丈以泰山有  
丈人峯丈人觀也而  
呼妻母爲泰水此何  
義耶

嚴勵待之。以抑其志。庶可以防後患於萬一。婦人信讒。幾成公例。况以婦人而兼老邁耶。一聞此語。奉爲圭臬。以告義父。義父亦聽其言。讒言既中。久功遂得所乘矣。

蔣郎既入贅。秉其誠篤之性。侍泰山泰水。無異嚴父慈母。然而久功屢以讒言相進。離間翁婿。謂王莽謙恭。豈是本色。義父嬉笑。實懷異心。彼二人之所以殷勤服事者。欲騙取婚書等件。倘一旦落於渠手。當遠飛之不暇。豈復能如今日之順從乎。母其善防之。母墜其術。義母既信之深。乃下戒嚴之令。謹防余二人之竊取。且言辭待遇之間。亦日加嚴厲矣。但妾等固小子也。長者嚴厲。卽所以教妾等日後立身地步。安敢稍有怨懟。然日甚一日。實有令人難堪者矣。

幸義父此時。尙明事理。雖防之綦嚴。實尙愛憐妾也。會革命起事。金融恐慌。而義父之商業。遂逐漸衰落矣。三數年來。不克復振。蔣郎亦因時勢賦閑。家用浩大。入

拖沓

殘酷無徵着筆過重

不敷出。一家怡怡和和之狀態。乃變爲抑抑鬱鬱之景象矣。詎知久功以奢願未償。欲必置蔣郎于一死。始快乃心。乃復譖於義母曰。蔣郎者。人咸呼之曰走家敗。試觀某號。於渠未來之前。何等煥赫。不數年。竟致蕭條。若是母家於渠未來之前。歲入千計。今則各號虧折。日用且慮不給。養此薄福郎。行將見母家一門爲餓殍矣。若不卽圖之。後患依於胡底。噫。失意人聆此一席話。未有不情投意合者。況加以義母之無主腦者乎。乃以是言告諸義父。義父亦迷信者流。深然其說。於是惡蔣郎矣。并惡及妾矣。第妾二老固恃爲晚年依靠者也。縱惡之。實未嘗虐待。而對於蔣郎之殘酷。實難寓目。嗚呼。諸君。蔣郎非妾之同命鳥乎。目覩斯情。能不心酸。然而蔣郎亦徒嘆己命之不猶。不敢稍露怨態。謹慎將事。期獲二老歡心於萬一。然而讒言在耳。勢無挽回之餘地矣。

自是而後。蔣郎食則唾罵交至。勢難下咽。居則白眼頻來。不克安坐。不數月而蔣



他去二字殊覺突且  
不近情

郎病矣。病且劇矣。妾欲爲之醫治。則無權能。惟有坐視其枯槁憔悴而已。勸之他  
去。則以妾爲懸懸。且云甯作冤鬼。不甘負義。妾亦出於無奈。一對可憐蟲。日夕惟  
以淚珠洗臉。二老覩此情形。恐妾成病。失其晚年依靠。乃宣示其意曰。人盡夫也。  
天下丈夫。豈病死所能盡哉。彼碌碌者。徒苦兒耳。嗚呼。妾雖微賤。敢失貞操。以貽  
世羞耶。予一聞是言。如迅雷貫耳。掩亦不及矣。(未完)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卷二）

●小說二

天虛我生潤文

哀情 尊娘哀史（承前）

劉介盦

二老之意。欲待蔣郎死後。即另選其東牀耳。久功自喜得計。則益趨奉二老。女子小人。乃相得而益彰。吾母竟視久功如骨肉矣。惟俟蔣郎之死。將以久功媾妾。抑知天不從人。蔣郎之病。竟占勿藥。大失二人所望。然而毒根已種。後患方興。久功一日往來吾家。即蔣郎之命。一旦可危。此固人人所知。不獨妾也。

蔣郎之病雖瘳。而二老之虐待愈甚。且以大言欺人。謂汝之所依賴者。某巨紳耳。然某巨紳者。實與吾之族弟有戚誼。吾若一訴族弟。則某巨紳亦定不汝助矣。汝又何力與余抗耶。蔣郎聞言。不寒

而慄。惟有飲泣而已。妾亦深爲蔣郎懼。并爲己身危。然而楚囚相對。亦徒以眼淚洗面。殊無自全之策也。然妾以爲曲承順受。不忤親旨。當亦無如我何。父母之心。豈無斡旋之一日。而孰知二老計議已熟。必欲逐蔣郎而贅久功。惟妾腹中已有一塊肉。二老乃殊焦急。蓋婚書證物。均在二老之手。固可置蔣郎於陌路之列。脫令呱呱者竟墮地。則不啻爲蔣郎鑄一鐵證矣。故必欲逐蔣郎者。當於呱呱未墮以前。惟蔣郎一味曲受。殊無隙之可乘。二老乃大窘。然天似欲曲成其事。不轉瞬間。而妾病矣。妾之病也。義母爲我禱神求藥。意頗關切。久功則以一鬼來贈。義母遂以丸藥飼我。妾固不知丸之有他。服未數日。病雖痊愈。而便便之腹。竟已變爲纖纖之腰。心竊怪之。然卒不敢與義母言。一日

乘便就醫診視。醫大駭。詢妾近日飲食如何。妾答以無異。并述久功贈兔。義母施丸之事。醫士悟曰。然則服兔腦丸矣。腹中塊壘已爲兔腦消融矣。妾乃大驚。夜與蔣郎計議。曰事急矣。母再留戀於此。否則君命且不保。蓋妾腹中一塊肉。已爲老嫗暗算。今而後不逐君。定殺君。君其善圖之。丈夫志在四方。慎毋戀戀於妾也。蔣郎聞語。咀嚙不能爲答。哭不成聲。惟曰卿。卿。妾卽應之曰。君母戀我。明哲保身。君行後。妾必有以自衛。決不負君。但不死。會當相見。否則亦必全其志節。無辱於君。惟君此行。不可無資斧。妾當設計以致之也。蔣郎含淚唯唯。

曙光入窗隙。妾遂披衣而起。義父母亦聞聲繼起。蓋恐妾等竊取婚書耳。早膳未畢。詈聲又作。蔣郎已決計離去。遂亦不甘順受。現

其強項之態。義父母大恚。遂下逐客之令。蔣郎毅然曰。大丈夫患無妻耶。但聘金終當返璧。以壯行色。義母吝之。乃起爭辨。蔣郎乃當門立索。道旁觀者如堵。咸直蔣郎而非義母。予乃憤然作色。以告義父曰。蔣郎此舉。辱吾家矣。如此暴徒。豈復可共朝夕。聘金爲渠家信物。留此轉貽口實。吾父夙以信義自重。豈屑受此不義之財乎。吾父須知。聘金一日不還。即兒一日仍屬於彼。今旣索還。直當擲而與之。麾之去也。義父喟然曰。兒語誠然。特是吾家適在窘鄉。安所得此巨金乎。妾乃建議。請以後來之人。負其償還之責。嗚呼。諸君亦疑吾言乎。妾之所以出此者。非與蔣郎絕也。蓋知事勢必然。何妨利用。妾之所以助蔣郎者在此。而妾之所以報車久功者亦在此也。蓋不如是。則蔣郎不得資斧。亦徒索之於枯魚肆中。

耳。

久功得此一言。喜出望外。果奉巨金而來求婚。義父母許之。嗚呼。蔣郎去矣。賊子來矣。妾將失身以事賊乎。抑將捐命以自全乎。從賊子也。無以報蔣郎。殉蔣郎也。無以報義父母養育之恩。進退維谷。左右兩難。隻隻獨處。更與何人一籌商耶。雖然。蔣郎之行也。妾固誓爲守義。豈可失身以事人。至義父母養育之恩。則商人重利。但得聘金。已足償其所願。渠負妾。妾固不負渠也。妾乃毅然決意。作書以報蔣郎。由郵寄達。而妾之一部慘史。遂與此書同終。妾之一縷幽魂。亦將隨此書以俱去。嗟乎。命薄如此。誰實爲之。尤人乎。怨天乎。實命不猶。夫復何言。書曰。

自君之出。惡賊果來。一如我二人之所料。妾本欲與惡賊同死。

以消胸中怨氣。然轉輾思之。實有萬不得已者在焉。蓋旣死惡賊。難免貽禍於二老。失我貞操。豈能避謗於衆人。事到百尺竿頭。不得不一審慎出之。然而思前度後。終有顧此失彼之患。權其利害。莫若瞑目黃泉。旣無愧於我心。復無負於他人。故決計含冤以死。未敢覬顏以生。郎正少艾。後望無窮。願毋以妾爲念。未了之緣。願期來生。不白之冤。還仗生者。另附日記一冊。乞爲暴之報端。昭告天下。俾天下人咸知妾之苦痛。則妾在九泉之下。亦稍得瞑目矣。嗟夫。郎君數年伉儷之情。盡此數行中矣。計書到君前之日。即妾絕命之時。日記所記。是吾兩人之痛史也。無以名之。名之曰。蕁娘哀史可矣。嗟夫。來日秋風起於江上。郎君苟棹扁舟。效張季鷹之命。駕而歸者。當覓妾於烟波浩淼之



中矣。魂其有知。或當化爲鱸魚。勸君加餐。尊娘絕筆。（完）

附原作

（甲 83 分）

蓋二老之計議已定。欲待蔣郎之死。以另婚妾耳。久功固已知之。乃大施其奉承手段。以媚二老。女子小人。一旦相逢。未有不形同膠漆者。一則竟以兒兒之一。則亦以母母之。惟俟蔣郎之死。將以妾妻久功。抑知天不從人。蔣郎之病竟不藥而愈。乃大失二人所望。然而毒根未除。後患難已。久功一日往來吾家。卽蔣郎之命。一日可危。固人人所知也。

蔣郎之病雖差。而二老之虐待益甚。且以大言欺人。謂汝之所依賴者。某巨紳耳。然某巨紳者。實與吾之族弟有戚誼。吾若一訴族弟。則某巨紳亦定不汝助矣。汝又何力與余抗敵耶。蔣郎聞言。不寒而慄。惟由飲泣。飢聲而已。妾亦深爲蔣郎懼。并爲己身危。於被底枕畔。終夜訴苦。叫冤。徒以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歎斷腸。

旬俗

人。其如總無補於實際何。

然而乃乘上轉下之詞不可以作起句

然而妾以爲曲忍苦痛。不與計較。彼亦無如我何。異日或能旋轉乾坤。則我輩之幸福。正有可期也。詎知二老計議已熟。必欲逐蔣郎而贅久功矣。第觀妾腹中已便便。實爲二老萬分焦急之一事。蓋蔣郎之證佐。均在二老之手。固不懼其有所舉動也。脫令呱呱墮地。不啻爲蔣郎之特有證佐矣。故必逐蔣郎於呱呱未墮地以前。而蔣郎一味曲受。更無隙之可乘。詎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而妾病矣。

妾之病也。義母爲我禱神服藥。久功則以一兔來贈。義母遂以丸藥藥我。妾固不知丸之有他也。服未數日。病雖痊愈。而便便之腹。竟變而爲纖纖之腰矣。心竊怪之。然卒不敢與義母一言。乘便私詢醫者。醫者按脈大駭。詢妾近日飲食何物。妾答以無。并告以久功贈兔。義母施丸之事。醫者悟曰。姑娘得毋服兔腦丸乎。腹中塊壘。已爲兔腦丸消融矣。妾乃大驚。喘息返家。及夜。與蔣郎計議曰。事急矣。事急

矣。母再留戀於此。否則君命且不保矣。蓋妾腹中蠕蠕而動者。已爲老嫗暗算。今而後不逐君。定殺君。君其善圖之。要知妾非薄倖者流。君行後。必有以報君。蔣郎聞言。吐不成語。哭不成聲。惟曰。卿。妾即應之曰。君母戀我。宜先保自身。他日或有再會之緣。否則惟有黃泉路上。携手同行矣。君其速決。母再爾爾。妾當暗爲助君。并告以如斯如斯。或可取得聘金而還。蔣郎含淚唯唯。

曙光入窻隙。披衣而起。義父母亦相繼起。蓋恐妾等竊得婚書也。早膳未畢。罵聲又作。蔣郎決計離此。遂亦現其倔強態度。義父母因驅之出門。蔣郎遂以索還聘金爲辭。與之爭辨。道旁觀者如堵。咸刺刺私議義父母之專橫。妾於斯時。更不得不出而假作一魯仲連矣。乃言於義父母曰。蔣郎此舉。固太倔強。未免欺人太過。非特我父母當不認彼爲婿。卽兒亦當不認彼爲夫矣。倘令如此專橫暴徒。長留我家。則我家將永無寧日矣。且大聲呼曰。聘金爲渠家聘兒禮物。我父以信義自

大聲呼曰未免粗儻

俾字不妥

持。豈肯受此不義之財乎。且聘金未還。卽兒身尙屬於彼。今應卽還其聘金。以示斷絕可也。義父母以一時之氣。俾余大聲疾呼。知爲鄰衆所聞。乃首肯者。再然而聘金當還。義父近年來。更於何處取得如此巨款乎。妾乃建議。以後來之人償還之。嗚呼。諸君亦疑我言乎。妾之所以出此者。非與蔣郎絕也。更非敢琵琶別抱也。正妾之所以助蔣郎也。亦妾之所以報復久功也。蓋不如是。我義父母豈肯遽還聘金乎。且妾固已悉二老之計議。後來者必久功耳。

飛奔二字宜於白話小說

多才郎君云云殊嫌偷氣而語不近情着一更字尤失身分

久功一得信息。果飛奔而來。乃求婚焉。義父母亦遂允之。三日後。卽以聘金來。心竊竊喜。以爲計已售矣。如此禁鬱。今而後當讓彼享受矣。嗚呼。蔣郎去矣。賊子來矣。妾將失身以從賊子乎。抑將捐命而報蔣郎乎。從賊子也。無以報蔣郎。殉蔣郎也。無以報義父母養身之恩。進退維谷。左右兩難。更於何處覓得多才郎君。而爲妾劃策耶。雖然。蔣郎之行也。妾固誓有以報之。義父母養身之恩。則妾之聘金。或

償其萬一。則妾固有可死理。且有不得不死之義。更何惜生命而違心性哉。乃作絕書以報蔣郎。由暗中度去。而妾之一部慘史。乃與此書同終。妾之一縷幽魂。亦將隨此書以俱去。嗟乎。命薄如此。誰實爲之。怨人乎。怨天乎。命實爲之。夫復何怨。書曰。

薄命女蕙娘泣告於我最親愛之蔣郎曰。憶自結褵而來。寒暑屢更。伉儷之情。有加無已。滿期同諧白頭。昌厥後於五世。豈料遽化勞燕。效分飛於九秋。嗚呼噫嘻。今而後情有窮期。而恨無涯際矣。自君去後。惡賊果來。一如我二人之所料。妾本欲與惡賊同死。以消胸中怨氣。然轉側思之。實有萬不得已者在焉。蓋旣死惡賊。難免貽禍於二老。失我貞操。豈能避謗於衆人。事到百尺竿頭。不得不審慎出之。然而思前度後。終有顧此失彼之患。權其利害。莫若瞑目黃泉。旣無媿於我心。復無負於他人。所缺恨者。厥仇未報耳。故決計含冤以死。未敢腆顏以生。郎正少

文言小說全類虛字  
以資形容稍欠妥適  
即失姿勢而不切口  
吻此篇原作於虛字  
疵累甚多強作駢  
語尤多牽製失當尙  
宜力自矯正

艾後望無窮。妾本薄命。前愆未了。彩鳳隨鴉。原乖事理。卑人作主。豈合人情。乃不  
情月老。妄繫紅綠。致累郎君困苦。嗟夫郎君。妾命不猶。害己害人。悠悠此心。無時  
或已。幸吉人天相。脫離虎口。堪慶更生。而妾將以三尺青絲。超我苦海。君當洒數  
點血淚。登彼樂土。未了之緣。願期來生。不白之冤。還仗生者。嗟夫郎君。妾行矣。郎  
其珍重。毋以薄命人爲戀戀也。另附一稿。乞爲暴露報端。昭告天下。俾天下人咸  
知妾之苦痛。則妾在九泉之下。亦稍得瞑目矣。嗟夫蔣郎。數年伉儷之情。盡在數  
行中矣。計書到君前之日。卽妾魂歸黃泉之時。郎如不棄舊情。乞作招魂之賦。俾  
妾作蔣氏之鬼。則幸甚矣。嗟夫郎君。妾言止此。妾行矣。郎其珍重。薄命女蕙娘泣  
筆(完)

右贈天虛我生自著寫情小說黃金崇一部又譯著寫情小說柳暗花明錄

一部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卷三）

◎小說三

天虛我生潤文

哀情  
小說 娟仙慘史

李博亭

此篇但就原作刪潤  
使通順可讀而已

余作客茸城。霖雨連綿。苦無聊賴。夜窗獨坐。惟聞風雨之聲。覺哀慘之狀。莫能言也。因述娟仙女士事。以破岑寂。娟仙。武林人。少孤。無兄弟。稍有薄產。故遠房同族。以其子爲寡母嗣焉。族人居嘉禾。娟仙則與母弟住西子湖畔。日以刺繡書畫助甘旨焉。其弟性至暴劣。縱橫放恣。無所不爲。女母勸之。則反厲聲詈罵。因與母女不和。常不居家。母嘗泣謂娟仙曰。余後嗣無望矣。惟祈汝康強。得一佳婿。則余一生志願足矣。光陰如箭。一轉瞬間。娟仙年已十九。日者散步蘇堤。遇一少年。少年者。餘姚孫文揚也。長娟仙一歲。怙恃

俱失。年方弱冠。卽已畢業於某大學。博通歐美數國文字。立身於  
言論界中。固名下士也。自與娟仙邂逅。以問途而通一語。覺此娟  
娟之多。實窈窕而且淑。因覓與女母有親者。往求婚焉。母詢知其  
家世。許之。且喜曰。得婿如此。吾願足矣。於是擇吉而行訂婚之禮。  
其嗣子自外歸。聞之。則詈曰。吾家乃與外鄉人爲婚。辱矣。方今世  
界文明。婚姻所貴自由。而吾姊乃嫁一素不相識之人。尤爲背時。  
以吾意。直當退其聘物。而標使者於大門之外。母歎曰。狼子野心。  
不可理說。可奈何。然其說亦終不入於人耳。故惟妄言妄聽而已。  
翌年元旦。杭俗向例祀祖。娟仙家亦如例而行。令嗣子祭先。而子  
怒曰。當今科學昌明。神鬼之說。早經排斥。乃欲我向栗主行滿清  
之跪拜禮耶。竟不顧而去。母悲而歎曰。噫。若無祖先。身自何來。倘

近今貌爲文明之少年。類於此子者多矣。破除迷信。實爲世道人心之害。



我死後。亦必以是待我矣。有子若此。是梟獍不如也。因鬱鬱而病。不旬日。竟長逝矣。娟母死。娟仙益受弟欺。乃作書至嘉禾。請族妹來伴。妹名素娟。學識與娟仙埒。二人親愛至篤。食宿必共几榻。無異手足。顧娟仙心中事。素娟終無由知也。獨居半載。抑鬱無歡。竟患勞瘵。素娟憂之。爲延名醫韓某來診。韓云。此病由積鬱而成。余師程某善治之。惟家居菰城。宜速往求治。一誤不可再誤也。娟仙乃與僕買舟而往。素娟則在家守望。登舟後。娟仙又增咯血之症。每一念及父母俱亡。文揚又遠客經年。于歸無日。則覺後顧茫茫。不勝身世之感。而病益以劇。舟抵菰城。已病不能興矣。且不幸。程醫適赴滬上未回。艤舟以待。直至旬日。而程醫書至。謂吳門某紳以重金致聘。卽乘輪赴金閶矣。娟仙無奈。遂與僕作歸計。且曰。吾

身殆已不久人世。願於未死前一面素娟。舟行迂緩。請乘汽車歸。僕以爲不可。而娟仙歸心至切。遂無能諫。既登車。顛簸乃較乘舟爲烈。蜷臥椅上。嘔血不止。片時血已盈盆。觀者咸集。莫不責僕。僕乃告以經過之事。方聚訟間。一少年自後車至。既近女。而神色遽變。曰。此非娟仙歟。何其似也。僕詫其語。因叩姓氏。則餘姚孫文揚也。時娟仙已昏瞶。聞有人呼其小字。則自振而啓其目。識爲文揚。乃益悲痛。熱淚如潮。哽咽不成一語。文揚呼之再。始微聲曰。嗟乎。良緣雖訂。而好合無期。薄命人固無福爲夫子妾也。今長別矣。言次。一慟而絕。文揚乃縱聲哭。深悔婚期之延誤。然杭俗居喪。禮不婚嫁。娟仙母死未期年也。且其主婚之權。操于族人之手。即使文揚往求成禮。亦必拒之。故延誤之咎。不在文揚而在天也。娟仙之

死。素娟尙未得信。而其弟已知之。大喜過望。即至娟仙閨閣。搜刮細軟。占而有之。並逐素娟回嘉禾。然素娟猶不知此變故。及至途中。始悉娟仙已死。仰天悲呼曰。天乎。失我手足。吾無復生趣矣。竟蹈清流而殉。及鄉鄰出救。則已晚矣。文揚知其事。欲殺其仇。而首於官。旣而思之。曰。狼子固劣。然因循之誤。實在我耳。遂削髮爲僧。不知所終。

著者曰。紅顏蕩命。自古皆然。豈獨二娟哉。然文揚聘妻不娶。實鑄大錯。杭俗雖重喪禮。顧亦未嘗無變通之例。族人雖操其權。又豈必無婉商之地。坐誤因循。咎固不得自辭。而猶欲操刀殺人。其不蹈於罪網也幾希。卒以一時哀痛而披髮入山。何其愚也。我國之所以不能振者。正以此輩之人。充塞宇宙故耳。可勝歎哉。

附原作

(甲70分)

余作客茸城。霪雨連綿。每夜無聊。對燈獨坐。窗外丁丁雨聲。颯颯風鳴。寒氣侵人。覺哀慘之狀。莫能言也。因述娟仙女士事。以破岑寂。

娟仙女士。浙江武林人也。少孤。且無兄弟。惟遠房同族。遷居嘉禾。而娟仙與嗣弟。隨老母居於西子湖畔。精文學。善歌曲。日以書畫刺繡以消遣而已。其嗣弟性暴。忤。縱橫激盪之狀。無所不爲。女母勸之。則反厲聲詈罵。因與母女不和。常不居家。母嘗泣謂娟仙曰。余後嗣無望矣。惟祈汝強康。以適嘉婿。則余一身志願足矣。光陰如箭。歲月難留。一轉瞬間。而娟仙年已十有九矣。

一日。娟仙以無聊。思至蘇堤。以怡悅性情。遂出門徒步。往來岸畔。林間羣鳥爭鳴。清脆可聽。道旁紅桃綠柳。迎人欲笑。遙望南北高峰。出沒隱現。頗覺精神爽快。忽一西裝少年。迎面而來。眼架托力克鏡。衣玄色服。胸佩勳章。裝式燦爛。相與目逆。

燕雜

形狀惡劣

而迎之。若有所意者。及近。則深深鞠躬曰。仙子何爲而在此。娟仙告以故。且叩生姓氏。生告之曰。僕餘姚孫文揚也。家遷居武林。今亦無聊而來此。遂相與談。其樂也融融。問以年齡。投以名刺。示以肺腑。示以肝膽。其樂也洩洩。伉儷之篤。難以形容也。及金烏西墮。玉兔東升。方握手言別。

孫文揚者。餘姚間名士也。年長娟仙一歲。怙恃俱失。年方弱冠。即已畢業於某大學。博通歐美數國文字。立身于言論界中。歌吹革命。創自由平等之說。以強我中華。戴日而出。披星而歸。櫛風沐雨。以求善策。偶遇娟仙於西湖。念其豔麗。歸而使入作伐。求婚于娟仙家。娟仙母許焉。曰。得此嘉婿足矣。於是擇吉日而行定婚禮矣。

人事無常。天機莫測。婚禮既定。而嗣弟自外歸。聞其事。又厲罵曰。如此女子敗我家風。令娟仙他遷。鄉鄰勸之曰。君豈不知時事乎。方今文明時代。各國均然。君豈

不知耶。何罵之有。經數人之勸告。弟罵方殺。娟仙與母聞之。輒痛哭號泣。飲食俱廢。有道及此事者。母女聞之。必流淚不已。聞者莫不酸鼻也。

翌年元旦。杭俗向例祀祖。娟仙家亦如例而行。令嗣弟祭先。而嗣弟怒曰。當今文明時局。何必祀祖。即狂奔向外去矣。母悲而歎曰。噫。若無祖先。汝身何來。倘我死後。亦將以是待我乎。若此。嗣子何用哉。心鬱鬱不悅。而娟母之病實始于此。不旬日。而病竟長逝矣。嗟嗚。以嗣子之不祭先而喪其身。慘哉。

娟母死。而娟益受弟欺。乃作書至嘉禾。請族中之妹來作伴。妹名素娟。學識與娟仙相同。二人親愛至篤。食必同桌。臥必同牀。如同胞姊妹然。若娟仙有憂鬱。則素娟亦憂鬱。娟仙而不食不臥。則素娟亦不食不臥也。故娟仙有所憂。隱於心而不發言。恐素娟亦憂也。如是半載。而膚黃肉瘦。面無人色。飲食少進。身纖弱無力。見之令人毛骨悚然。素娟駭而即請名醫韓氏來診。韓云。此病由積鬱而成。余師程

嗟嗚二字不與

抄應

蕪州不知何指

某善治之。惟家居蕪州。速往診治。一誤不可再誤也。娟仙乃與僕沾舟而往。素娟則在家守望。登舟後。娟仙又增吐血之症。且頭昏目眩。胸中作惡。百感交集。並思及父母俱亡。文揚又不來晤面。心愈思而愈悲。愈悲而病愈劇。船到蕪州。而臥病不能起。而又不幸。程醫適至上海去矣。乃與僕商議。不若進發上海。歷數日而舟抵申江。病稍愈矣。遂往訪程醫。而程醫已于前日往蘇州矣。嗚呼。何娟仙之不幸如此哉。抑天有意。果忌紅顏之少女乎。

娟仙以訪醫不遇。而悵然不悅。不意病復發如前。僕無可計。乃商議易舟乘車以回杭。翌日。娟仙畢力以登車。然而頭暈較乘舟又爲劇烈。乃臥于椅上。而嘔血又發。片時。血已盈盆。觀者如堵。且莫不歎惜。有一少年。閃閃而來。既近女。而神色變曰。此非吾妻歟。何其似也。諸君乎。少年何人。乃娟仙之夫餘姚孫文揚也。少年就近而叩女曰。汝何如此之瘦也。廬山面目。令我不復辨矣。娟仙振目一顧。而流淚

亂用而字殊惹人厭

如珠。噫不成聲。文揚亦放聲而哭。然娟仙面漸灰白。呼之不應。氣縷縷如細絲。文揚急令僕灌以溫水。而病仍如故。車至站。而娟仙氣已絕矣。文揚乃取被褥裹之。以歸。吁。娟仙之不死于家。而死于途。此又不幸中之不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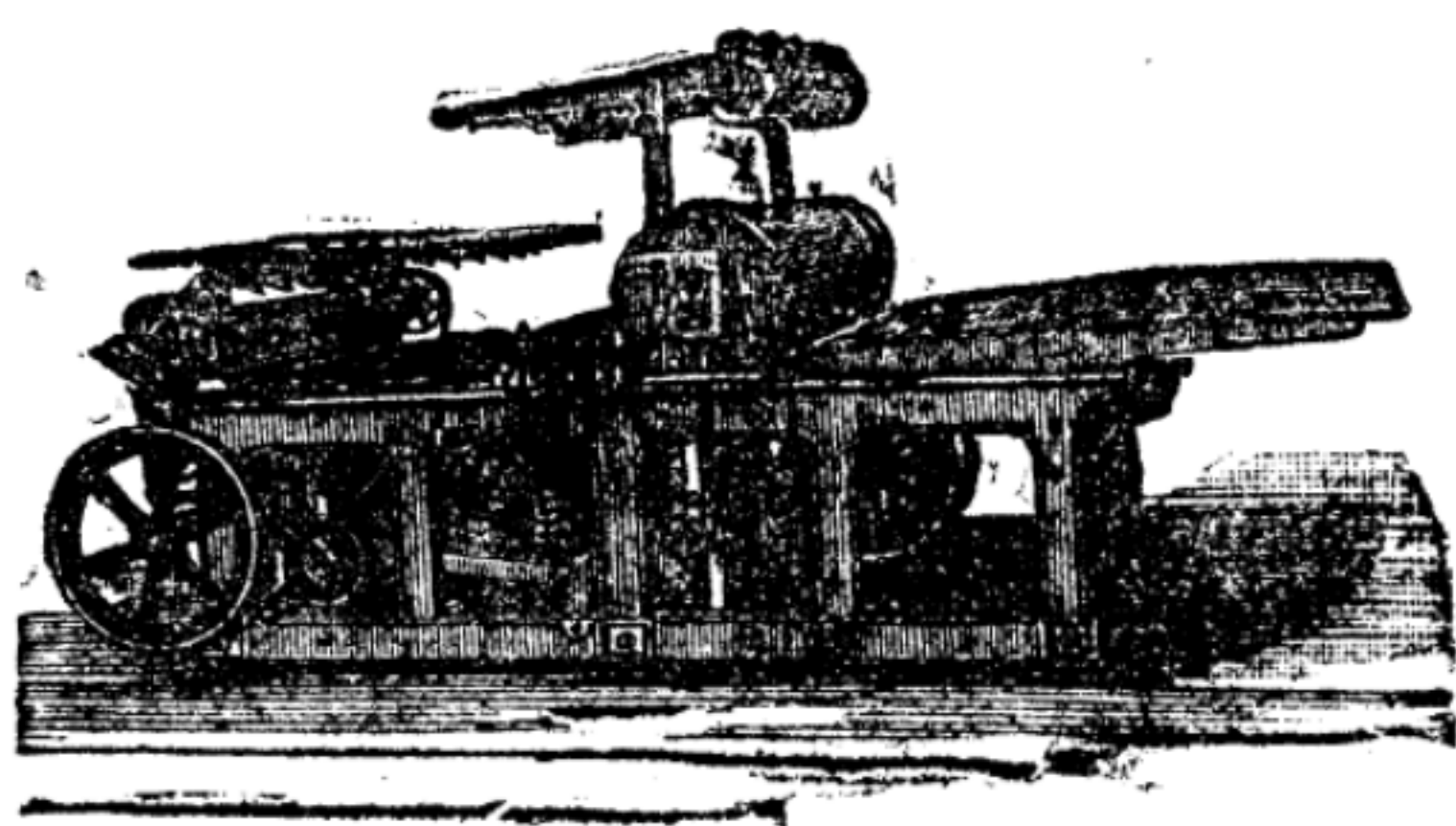
娟仙之死。素娟尙未得信。而其嗣弟已知之矣。大喜過望。至娟仙房中。搜取首飾珍珠。並逐素娟回嘉禾。然素娟不知其中已變。不得已而出。甫至途中。聞娟仙已死。仰天大呼曰。失我手足。失我手足。狂奔躍入河中。及鄉鄰出救。則氣已絕矣。文揚知其妹亦死。收其身將妹妹二人同時入殮。事竣。孫文揚遂削髮爲僧。不知所終。

著者曰。紅顏薄命。英雄氣短。天忌多才。自古皆然。豈獨此三人也哉。然娟仙亦天忌之一份也。素娟之自殺。文揚之爲僧。真所謂英雄氣短。以文揚之才學。大有可爲也。倘文揚而不爲僧。以開化社會。豈可限量哉。孟子不云乎。天將降大任於是

全書一無主義不知其宗旨何在素娟之死尤不近情勉強學作小說其苦趣殆甚於夏畦



人。必先使其勞苦而後可以成大事。文揚何其不明也。何其愚也。我國之所以不能振興也。可歎哉。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卷四）

●小說四

天虛我生潤文

俠情  
小說 愛河鴛影

劉介盦

第一章

紅樓一角。與夕陽相映。明淨之玻窗方半拓。窗下坐一女郎。從事刺繡。陽光激射。倍增其艷。樓窗臨河。帶水盈盈。隔岸可望。時有一俊秀少年。方竚立於對岸柳陰下。俯視游魚相噉。似深羨其游泳之樂。俄聞潑刺作響。一鯉上躍。少年瞿然驚。而女郎亦停鍼迴顧。視綫適相值。生見女郎艷麗不可一世。容光照人。鮮艷如芙蓉出水。不覺神爲之移。女郎見生凝注。木然如痴。則不禁頰然微笑。闔窗而去。少年竊自計曰。此非所謂天仙化人者耶。特不審紅樓一

守禮女郎大都如是

角果爲誰家院落也。

少年姓褚瑩其名。客於是鄉纔數月。課餘之暇。每以遊山玩水爲樂。初未嘗有綺思。然而愛好天然。人非無目。覩此美色。有不生羨慕之心者。非人情也。矧其年未及冠。愛情之苗。方滿種於心田。而無由發。一旦得美人之一笑。正如春風倏吹。不可自遏。惟是愛而不見。又無異於一暴十寒。其得免於憔悴死者。亦幾希矣。但少年於此。實爲新客。人地生疎。無論女郎之身世如何。不可得知。卽其姓氏亦無能訪。蓋其心中自懷鬼祟。竊恐舉紅樓爲問。人將見其肺肝耳。故惟乘假日之便。嘗徘徊於對河門巷。冀一識其衡宇。特是崇垣峻宇。甲第連雲。比鄰而居者。皆類是也。少年無測量透視之術。又烏從而知小姑居處哉。惟著者則不敢不舉以告諸君。

寫少年讀書人心理  
大都如此

故家中落處母孤兒  
大都如是

迴應一筆

女郎者。爲新蔡之望族。仲連之後人也。小字卿雲。妙年碧玉。初固羅綺中人。特以早歲失怙。旣無叔伯。終鮮兄弟。相依爲命者。惟一寡母。家道且中落。田園宅第。大半爲豪族所佔。故此母女二人。惟於故第之後。得河樓方丈地。以儼居耳。居恒輒以十指助甘旨。其母嘗曰。兒年將及笄矣。一旦嫁去。將使老人何以爲歡。安得乘龍之客。而爲淳于之贅。則吾家不患蕭索矣。女聞語。不禁靦顧。其心中亦未嘗不作是想。惟是人情勢利。世道炎涼。戚族中已無屑與議婚者。而女郎之母。亦以齊大非偶。意中惟願得青年讀書之人。雖寒素亦無傷。蓋知豪華公子。其好惡殊不常也。女郎習聞此語。故於見生之際。竊念此非所謂青年讀書之人耶。故其頰乃不期而頰。自是厥後。每當斜陽映水。河魚欲上之時。必見此少年者。

負手河干。行吟蹠躓。而其目光所注。固不離此玻窗中也。會村中舉行報賽。年例必於河樓西畔演劇。而生之客舍傍。亦作同樣之鼓樂。生則舍近圖遠。植立終宵。不知者以爲劇目配角。有所優劣知之者。固知其別有懷抱也。

夫男女授受不親。婦言不出閫外。古禮然也。況同爲驀不相識之人。瓜田李下。自當避嫌。女郎之不識生姓名里居。亦理所當然。故二人雖屢相值。而始終未嘗通一語。生亦無從得冰上人也。無何。生以家事催促。返其故里。月餘重來。則此愛河風物。已改昔觀。惟見敗柳驚風。河魚匿影。蕭條之氣。咄咄逼人。紅樓雖復在望。而玻窗深掩。已闔其無人焉。(第一章完)

附原作

(甲80分)

畧傳眉目失女身分

引用曲辭輕薄可厭

寫少年亦不入情

紅樓一角。與夕陽相映。明淨之玻窗半開。窗下坐一女郎。從事刺綉。陽光激射。倍增艷色。是樓也。屹立河干。彼岸則有俊秀之少年。竚立俯視游魚相噉。似深羨其鰈鱗者之樂。砒然作響。一鯉上躍。以舒其久困水底之氣。豈知竟爲彼二人作寄書郵也。女郎聞聲。移目視窗外。明眸皓齒。杏臉桃腮。波光反照。出水芙蓉。不是過也。女郎見生。頓時顏頰略傳。眉目合窗而去。生於邂逅之際。觀此五百年風流孽冤。魂靈兒早隨女郎以去。泊夫西山吞日。生乃惆悵而歸。惟一角紅樓。時縈繞於生之腦際。

生姓褚。瑩其名。客是鄉纔數月。課餘之暇。每以遊山尋水爲樂。初未嘗作他想。詎知兩美相遇。竟同膠漆。一入情天。長淪恨海。網魚籠鳥。固無自脫之能。而生遂日形消瘦。亦可憐矣。

然生新來是鄉。人地生疎。女郎之名與姓。固不得知。卽女郎之身世如何。亦未嘗

又泛寫一段

突出女郎姓名與上文不接氣芳名惟舊時白話小說中用之

寫女郎欠有身分

尤失身分

一激其耳鼓。惟此紅樓。印象已深。每屆金烏西去。生亦身不由主。追隨而趨。似欲得金烏而甘心焉。行抵河畔。往返蹀躞。故與流水游魚相酬酢。實則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女郎魯姓。芳名卿雲。二九年華。待字深閨。早孤。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家中惟母女二人。孤苦零丁。相依爲命。幸家道小康。不愁盤飧。女郎事母至孝。家庭之樂。洩洩如也。自見生後。神志恍惚。時有生之形影。掩映眼簾。故女郎窗下刺綉。恒移目遊視。以探生之重來否。如是數月。兩人雖未通隻言半語。而兩人之情懔。實已彌密。生過其地。必旋頸以迎。女郎女郎。則送之以目。會村中賽會。年例於女郎宅畔演劇。而生之客舍傍。亦作同樣之鼓樂。生則舍近圖遠。不知者以爲劇目配角。有所軒輊。知之者固知其別有懷抱也。

男女授受不親。婦言不達闕外。古禮然也。况同爲慕不相識之人。整冠納履。自當



小說總宜直寫。意在隨筆，發人深省。所到筆隨，不必預先。設想如人，預先正。料但於後，有伏。之筆，不預伏。線故也，若用。法則必變，為一。如嚙蟻，白話三。用一初字，或先。字追述，已往事。為最劣，無一句。也此章，無一句。即坐此病，因圖。餘地無完，改遣之。

避嫌。女郎之不識生姓名里居，亦理所當然。故二人雖互相鍾情，未嘗一通問訊。無何，生返故里。二人情愛，相隔月餘，迨生舊地重遊，則愛河已非昔日之景。紅樓依然，而玻窗深掩，所謂天仙化人者，已不知何往矣。（第一章完）

### 第二章

今吾書當追敘一月前事矣。蓋村中有豪族王某者，每經河畔，必見女在窗下刺繡，艷羨久矣。一日方徘徊間，忽有老嫗手一巨襪，蹣跚而至，見王立現笑容，曰：公子獨遊於此，寧不往吾家作葉子戲耶？王見為嫗，笑曰：昨為汝女奪去手釧，今無物以供輸局矣。嫗手中何物者？嫗指河樓曰：此中物將送至雲姐家，囑其縫紉耳。蓋渠家常營此生涯，余為之兜攬衣物，以博什一之利耳。王聞語，目睜而心動，即曰：雲姐乃擅針黹，誠好女郎也。予妹將嫁，方覓人以

助女紅。渠家既以十指營生。擬以素巾十幅。乞媪代求藻繡。需值幾何。任彼意索。必不吝也。不識媪亦能之否。媪曰。是何不能。但付我將去可耳。生大喜。明日遂以縑素付媪。並媵以十金。女母得金。以爲嫁線。勞人亦富家之故習。不之疑也。

數日。王至女家取巾。見女母。竭盡殷勤。以媚之。其爲狀。固亦彬彬儒雅之君子人也。居恭曰。舍妹聞雲姐聰敏絕世。雅有鍼神之譽。一昨託郁媪以素巾十幅奉勞。藉爲妝奩之助。區區十金。不過聊爲執贄。未足云報酬也。女母曰。素巾方在描綉。俟告竣後。仍當託郁媪奉呈。幸令妹恕其稽延。王之來意。初欲一面女。顧不可得。乃大失望。然綉巾未成。亦頗合於王之初心。蓋彼何嘗真欲求綉。特藉以作登龍之階耳。乃應之曰。稍緩無妨。容日再趨領也。遂辭去。

自是王或間日一至。或二三日一至。至則必以繡件爲名。母以無暇辭。則曰。遲遲固無傷也。母遂無能拂其盛意。綉成一二。則先取去。旋又益以他品。而女郎十指。遂無一刻之閒。王之足跡。亦無一日不至。雖然。王至女家固勤。而往媪家則尤數。媪之子。都有全者。無賴子也。終日惟飲博游蕩。故狐羣狗黨。亦時溷聚於其家。王以此得與諸無賴近。無賴咸羨其多金。故亦樂聽其指揮。一日。王至女家。適母女同在樓下爲炊。王一見狂喜。蓋雖屢來女家。而於女之容言。固未嘗能一接近也。乃益獻其諂容。女見王殊儂薄。乃私語其母曰。彼目灼灼。視耽耽。良非善人。母盍還其綉品。以絕其復來。語已登樓。而母有難色。以爲旣承人託。忽復謝絕。殊非人情。擬託郁媪以婉辭却之。然女已取綉品下。擲之案頭。呼王曰。先生恕

之。吾家適有事。不及拈針黹。請以此屬之他人。王倖得女郎覲面。語方自竊喜。顧女顏色冷若冰霜。凜然似不可犯。則又不禁囁嚅。莫對。及措一辭欲發。而女已拂袖進矣。王大窘辱。面色亦變。顧又不敢遽怒。則反笑曰。雲姐何咄咄逼人哉。此未成之品。何必將去。留此可耳。母欲有言。而王已揚長自去。以謀於媪。媪家適聚博。諸無賴悉麇集。中有錢某者。郁有全之父執也。素業訟。聞語笑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直無異於緣木求魚矣。寡母孤兒。有何能力。果欲得此女者。吾意直如反掌。王訝其說。請問策。則曰。公子果欲得此女者。但令有全輩夤夜刼之可耳。王駭曰。刼之。寧不犯刑章乎。錢笑曰。是何足懼。官中人皆吾黨耳。汝但預捏婚書。以爲後盾。即成訟。則搶親亦爲習慣中恒有事。不犯法也。王曰。婚書乃可僞造。

予兼司法時嘗審理  
搶親案女家以辱誘

正條不為罪然其情  
 實可惡因判為妨害  
 安全罪以強暴迫  
 使人行無幾務之  
 及妨害人行為利  
 為理由蓋女子在  
 以從父母之義務而  
 女父母對於己女本  
 有行使管束之權今  
 以強暴迫妨害其  
 固有之權利義務實  
 與條文相合而律師  
 不服務赴上訴然至  
 終審仍被駁回竟如  
 原執是亦推也  
 解釋之濟其窮也

乎。媒證又將如何。錢曰。是何不能。幾見婚書而出。主人親筆者。則  
 偽造亦儘無妨。至於媒證。則我以身任之。又何難哉。眾皆鼓掌稱  
 善。議遂決。入夜。魚更三躍。眾遂肩輿執炬。直向河樓。行強迫親迎  
 之禮。且以鼓樂導其前。王生乘騎殿其後。村中人固習見其俗。亦  
 殊不以為奇。既抵河樓。生逕前。搥門。母女自睡中驚起。疑為盜。大  
 驚無措。幸有佃人戚森林。適還租米來女家。遂止宿於樓下。戚固  
 強有力者。聞警。亦以為盜。眾飾為搶親之舉。遂制槌而出。連格數  
 人。王已中槌仆矣。餘均畏縮。鄰人聞聲亦集。以為火也。則竟鳴鑼  
 報警。郁子知無能為。遂負王生而逃。餘眾亦鳥獸散。獨錢某留不  
 去。昌言於眾曰。魯母既以女許王生。而又要素聘禮。不放其嫁。無  
 怪其有此舉也。今復拒傷其人。成訟必矣。母女至是。始悟來者非

盜實爲王生之詭謀。聞錢語。益詫其誕。而錢則猶振振有詞。且自認爲媒證。謂明日當於法庭中再相見也。遂去。衆固識錢。畏之若蛇蝎。知其能言者必能行也。且尤知王之勢力過人。無能與抗。乃謀抵制之策。而老成持重之人。以爲不如暫避其鋒。戚佃遂請母女往其家。乃夤夜收拾細軟飾物。逕挈女登舟離河樓而去。僦居於嘉稻之村。(第二章完)

附原作

(甲70分)

少年至時。愴恍迷離。手足無措。懷着悶葫蘆。莫或能揭。欲詢村人。則聲未出而顏已頹。遂演爲心口相問白。彼其嫁歟。曰非也。女郎嫁矣。母也何往。豈能伴女之嫁乎。曰其病歟。曰非也。女也病。則有母在。母也病。則有女在。母女而俱病也。則兩病人亦不能離河樓而他去。則河樓亦何至闕然。然則其他徒歟。曰或者近似。忽聞

樹上烏鴉呀呀而鳴。似答少年曰否否。吾書至此。著者亦難着筆矣。蓋此時少年心中。如猜暗謎。且其能或中與否。又無人能爲之一揭。縱令著者雙管齊下。萬語同出。亦不能書其萬一。總之少年心中。飽懷一疑團而已。不妨揭而過之。以言女郎之行踪。

未敘正文先加空語  
便落下乘

出周女而無所用是  
爲贅沓

女郎之去此也。非有不慊於河樓。彼蓋亦以河樓爲安樂窩者。一旦去之。未始不作懊惱狀。實有逼之使然者。不得不舍此而就彼耳。今吾書欲言女郎去此之果。請先言其因。語云。葉底花開。蜂蝶先知。而金屋藏嬌。亦維紈袴者先得其苗。村有豪族王某者。習聞女郎之艷。惟其門第不稱。且格於父母命。乃不得不舍此而娶周姓女焉。第周女亦艷麗可愛。故王得以置女郎於腦後。然而厭故喜新。豪華公子之常態也。至時。王竟厭惡其妻。夫妻間時相反唇。故時時出外掠艷。偶經愛河之畔。見女在窗下刺綉。於是故志復萌。以爲置彼於小星之列。亦頗相稱。乃在河

不近情

前被隋河可見而此  
盾忽相其遠未便矛

畔表其種種醜態。以冀女歡。顧女郎心中。以爲蹀躞於此河畔者。惟少年耳。初不知今茲來往者爲王也。惟見其錦衣燦燦。鼻端則架以金絲之鏡。遂疑少年故作是裝。以眩耀於已者。於是以少年爲紈袴而輕鄙之矣。舉昔日之情懷。均付之東流。自是厥後。并移其刺綉之所於東窗。蓋所以示絕於少年也。而王猶以此窗爲通欵曲之門徑。故其往愛河之畔也。一若少年之殷勤。無如屢來河畔。徒增崔郎之感。忽來老嫗。手一巨襪。見王驟增笑容。而面上之皺紋益深而多。大類松樹之蔀。殷勤語曰。公子獨游於此。得毋蕭索耶。王曰。在此玩彼游魚。亦頗樂也。媼手此纒纒者。將何往耶。媼指河樓而言曰。此襪中物。將送至彼方雲姐家。囑其縫紉耳。庸詎知紈袴少年。於他事諸多鹵莽。而於此等處。每有極靈敏之警機。即出素巾一幅。以授媼曰。余聞雲姐刺綉精美。乞爲代求神鍼。需值幾何。任彼意索。惟不可云余物。但云爲吾妹者可耳。媼聞此語。如獲綸音。遂即將之而去。

身畔之巾豈復能綉



當云鍼神不當云神  
鍼蓋前鍼乃治病之  
針也

數日後。王來女家取巾。見女母。獻其生平所能殷勤之態度以媚之。其意欲以此  
盡惑女母。求遂其欲望耳。向女母鞠躬而語曰。舍妹聞雲姐聰敏。刺綉威譽  
神鍼。故昨日託郁媪將素巾一幅。求雲姐描綉。藉作模範。今特託余領取。未知亦  
能完工否。女母曰。素巾乎。尙未描綉。俟改日告竣。仍當託郁媪璧返。幸令妹寬恕  
稽延。辭正貌莊。王雖竭盡殷勤。卒未能稍動其心。然綉巾未成。實恰合王之初心。  
蓋彼非真欲得其刺綉者。特欲藉以作登龍之階耳。乃應之曰。稍緩毋妨。請轉雲  
姐。可毋急急。自是。王則或間日一至。或日日一至。甚或一日二三至。羅雀門庭。飛  
鳥爲之絕跡。直似孩提之望鄰家果餌也。蓋彼孩提。若往鄰家。偶與以果餌。則明  
日必復來。甚至一日數至焉。今王之於女家。亦猶是也。所異者。孩提則呼朋引類  
而至。王則不肯與人共耳。然而其往媪家。且有甚於女家。非徒爲博。亦別具一幅  
肝腸耳。

瞥見云云與前矛盾

媼之子郁有全者。無賴子也。無正業。終日惟博與蕩耳。故狐羣狗黨。亦時溷聚於其家。王以此得與諸無賴遊。無賴咸羨其多金。故亦樂聽其指揮。一日。王至女家。索巾。適母女在樓下爲炊。王一見狂喜。蓋雖屢來女家。而女之芳容。實自河畔瞥見後。未嘗一見。今茲實爲初次。益獻其諂容。愈形醜女。女見王。亦爲之木然。頓憶前日見於河畔者。非少年而爲是人也。自慚錯怪少年。深悔當時移座之舉。有負少年。特不知少年於此時間。亦來此河畔否。實則少年旋里。固未一至。特女郎不知其言歸耳。乃私語其母曰。彼目灼灼。視眈眈。良非善人。母盍還其綉巾。以絕其復來乎。語已登樓。母有難色。以爲既承人託。稽延多時。仍以曳白還趙。未免不情。且此物曾由郁媼招之使來。而欲麾之使去者。仍非媼不可也。事有湊巧者。媼亦適來。見王。發爲破澀之婉聲曰。公子亦在此耶。得毋來取令妹小姐之巾乎。因呼女名曰。雲姐。王小姐之巾。亦可成功否。今王公子在。盍請其帶歸。省得老人多番。

羅入白話非宜而發  
際尤不近情

徒步。女應曰。姆乎。余今殊無暇。巾尙未綉。敢煩姆將巾携去。余敬謝不敏。即將巾擲下。蓋女知王之鬼祟矣。嬌聲瀝瀝。似鶯囀花外。然其間實含一種嗔怒聲也。媼聞女語聲有異。恐其窺破鬼祟。即以婉語進。女堅辭不承。舌鋒伶利。大有諷人之旨。激得王怒髮冲冠。忍無可忍。發爲狂言曰。小婢子不識抬舉。今茲些些鍼帶。如此自恃。異日者若身亦將爲余有也。汝將何恃。遂與媼悻悻而去。彼母者亦視此語爲癡狂而已。

閱吾書者。亦知王此出竟何往乎。要知彼緝袴者。一入家門。如蟻走熱鍋。斷不能須臾安息。故王竟不歸家。直往媼處。媼子見其怒容可掬。因詢之曰。公子怒衝衝於何處。受得閒氣來耶。盍與吾儕言之。當爲公子打一還風陣也。王曰。已矣。受辱於小婢子耳。郁曰。得母河樓之雲姐耶。王曰。然。因具言其詳。郁乃拍掌曰。悖哉。公子宜其受辱。大凡女子心腸。所能動者惟黃金耳。公子不以黃金餽之。而欲以蜜

舉動不近情

蜜柔情相進。以是而求所欲。得無異於緣木求魚乎。然公子今日一怒。實爲此事前途之障。今後苟再以黃金相餽。彼且疑公子矣。公子而果欲得此女也。則非強迫不可。諒彼女孤獨。亦無如公子何也。王曰強迫乎。然則當以何法出之。郁曰。公子蠢矣。擗之耳。苟患無助。吾儕具在。衆無賴咸和之曰。苟公子而需吾儕也。當竭盡綿力。於是王遂淪爲戲劇中之丑角矣。議定於夜闌更盡之際。乘其不備。破扉擗之。王乃出資沽酒肉以餉無賴。擗戰飛觴。儼同婚家。魚更三躍。焚燎燃燭。一蠶而出。紅光燭天。煌煌火城矣。而犬吠聲與雜踏聲相和。似彩輿前之鼓樂然。雲姐母女聞之。頗覺驚異。窺自窗隙。則見王短裝驍勇。率無賴而行。始知王實行日間之狂言矣。然急切不知所措。祇得深居樓上。未敢稍動。俄聞轟然聲作。而扉破矣。幸時有佃者。因付租價宿於女家。佃者力可敵數十人。聞聲而起。以爲盜也。自恃勇力。出而與敵。連格數人。餘均畏縮。鄰人聞聲。加以紅光。以爲火也。亦均出而相

救。王見勢不妙。棄燎而遁。其實村人知爲王。亦決不敢稍犯其鋒也。特王自坐情虛而遁耳。母女被驚。相對而泣。具以其情。告諸佃者。并謂此樓非久居之處矣。願於何處覓一乾淨土。以寄此燹獨之身耶。佃者挺然曰。余有舟在。主人盍乘此深夜登舟。往余家暫避鋒乎。若俟天曉。彼將踪跡吾人而襲之也。母女亦以爲然。遂收拾細軟飾物。登舟離河樓而去。

王以計之不就。懊喪而返於媪家。且恐家人之責也。故未敢越雷池一步。郁乃復獻計曰。公子。此計不就。豈遂已耶。得毋見輕於村人乎。今而後當以官力壓之。庶足以儆村人之膽。而成全其事。誠一舉而兩得者也。蓋昨夜之拒余者。實爲渠家佃者某村人也。今彼母女之出。必在彼家。公子若預造婚書。以女母賴婚。佃者拐逃。控之於官。則仇可復。而夙願可償矣。諸無賴亦均慙慙之。王亦然其說。乃乘肩輿直往城中。請求律師而起訴。(未完)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卷五）

●小說五

天虛我生潤文

俠情小說 愛河鴛影（承前）

劉介盦

第三章

嘉稻邨者。去河樓可數十里。顧與褚生家頗近。時當秋收登場。褚生往收租賃。其佃戶卽戚森林也。旣抵戚家。見女母似相識。惟一時不能記憶。因詢戚曰。姆爲誰哉。戚曰。此余家數代之舊主人也。此屋卽予舊主所賜。愧無以報耳。因述母女避居之由。且云王已控於官。謂主母賴婚。並控余爲掠誘。昨日法警已來余家。以賄緩。然終不免受鞫於公堂也。褚生忿然曰。有是哉。是真無國法矣。吾當爲汝延律師。無患其不直。戚曰。吾聞律師。但識金錢。孰爲多財。

即孰勝。余家徒壁立。何能致聘其人。褚生曰。此不可以概論。同學丁君夢麟。即爲律師。吾爲汝請其代表。可無庸報酬。其母聞語。遂出與生相見。議定。褚生卽往訪其同學。縷述其事。并及己與女之情愫。丁曰。然則君將藉此以益其感慕耶。顧何以報不穀。褚生曰。請以大白爲壽。丁笑曰。是豈余所欲哉。吾意訟而勝者。當分與我愛情一半。君能允否。褚生忿曰。謔浪笑傲。詎宜於此。唐突神聖。厥罪尤深。君果能爲力者。則律師訟費。固有定章。又豈能作意外之要求。丁笑曰。吾戲言耳。胡悻悻然。但此事殊非易。王氏子多財勢。汝當知之。而魯氏爲一女流。戚某爲一農夫。原控又爲婚事。君爲局外人。安有代理之權。故吾思之。必使君爲局中人。庶可挽回全局。其惟君聘雲姐乎。且一番情債。亦得從此了却。實天緣也。褚生



曰。是烏可哉。吾之爲此。實出於義憤。若乘人之急而要之。余豈忍爲。丁曰。然不如是。計實無出。余且往謁女母一商。君其待諸。明日。丁生果謁女母。先述來意。謂辯訴已具。審期當可稍緩。惟此事。王旣財勢兩盛。控姆賴婚。婚書証人。當然捏備。雖贖鼎。而姆無反証。以明之。則其贖者。亦可爲眞。控戚拐逃。則汝母女二人。又明明在其家中。証佐亦頗確鑿。而姆等控其強刦閨女。以何爲憑。若以村人証之。則誰敢撻王怒而爲証耶。旣無可証。則眞實之事。反類於抵禦之策。而罪狀且加實。褚君爲局外人。雖欲爲助。亦所難能。惟愚見。苟以令媛與褚君聯姻。則褚君爲局中人矣。且可以抵制王某所控。姆果允者。則僕願任蹇修。女母固喜褚生。遂竟允之。丁生大喜。因起一稿。請女母自書婚帖。而已。則代褚生具帖。互易。

而還。

褚生來。丁即以所繕狀辭。授之讀。褚生閱竟。愕然曰。女母已允所請。而以愛女字我。既得婚書。而又控其賴婚。是何理耶。君誠惡作劇矣。丁笑曰。君惡知之。夫涉訟猶行軍也。出奇乃足以制勝。王氏多財。須知財可通天。世之爲官者。類皆利欲薰心。苟得賄賂。不難顛倒是非。淆亂黑白。王既心懷鬼祟。其行賄賂也必矣。倘法官愛財。雖有充足之理由。亦無能濟。若不如是。君有婚書。能不令人疑君爲同謀耶。即不疑君。則君亦不過參加人之資格耳。未必能邀傳訊。君仍愛莫能助也。一訟女母。非特君爲當事人。且可避他人疑。君爲同謀。矧有此一訴。案情周折。予知法官好矜明察。因此一激。則法官欲顯己能。必墮我之術中無疑。君特書生耳。又焉知此。

褚生聞語。乃始鼓掌曰。善夫。君誠能出奇以制勝者。吾服汝矣。訴狀進署。法官爲之愕然。因念一女而許兩家。其間果孰真而孰僞。此案情節奇幻。吾必有以破其隱。然而已受王賄。則又奈何。繼思賄賂乃曖昧之行。明察實升官之基。況錢財已入吾手。王亦不能復來索回。能秉良心以審此案。則名利兩得矣。遂傳諭三造。於某日聽審。屆期三造齊蒞法庭。先傳王問曰。汝控魯姓賴婚。渠控汝強劫伊女不遂。因而誣控。汝果聘其女者。當有婚書可呈閱。王略依狀辭申說。且出僞造之婚書。加以媒証。法官令退。次傳褚生曰。汝既聘卿雲爲妻。渠母賴婚。則汝當有婚書可証。褚生曰。有。卽呈女母所書之帖。法官以兩書相校。筆跡迥異。乃傳女母問曰。汝女既字褚姓。復許王家。一女兩許。咎有應得。汝知之否。女母曰。小

女實未兩許。請法官詳察。法官曰。既未兩許。究許何家。女母曰。許褚瑩耳。法官曰。然則褚瑩又控汝賴婚。汝又何辭。女母愕然。自思既騙余婚書。復控余賴婚。得非惡賊之羽黨乎。顧褚生面貌仁愛可親。不類強暴。或者受律師之欺詐乎。則不妨與生對質。是非立辯。著者曰。此數語者。在女母心中。不過一轉念間耳。而吾書乃至繁冗若是。恨無雙管並下也。因對法官曰。余祇知吾女許褚。未嘗賴婚。亦未嘗許王姓。且褚生亦未嘗一來吾家。焉知余之賴婚。法官曰。汝率女而逃。非圖賴婚而何。褚瑩固無須証之。汝語而始知爲賴。女母亟曰。吾往戚家。實避王之凶暴。初非有他。况余果賴婚與否。可傳褚生對質。乃更傳褚生。生見女母。愧怍無地。女母忿然曰。吾女許汝。余未賴婚。而汝竟控之於官。究有何意。生曰。既許我

矣。而又許王。非賴婚乎。女母曰。汝亦謂我許王姓耶。生曰。不許則王何以控汝。彼既控汝。我亦不得不控。女母曰。嗟夫。褚生誤矣。王之控余賴婚。正彼之妄耳。而汝亦如是云云。夫復何言。生因向法官曰。渠既於法庭中。聲明不賴余婚。應請堂上主持。法官不語。遂傳戚訊之曰。汝營何業。戚曰。農曰。汝既爲農。當此秋收登場之際。不務正業。而拐逃人婦。亦知罪否。戚曰。農並不拐逃。主母法官叱曰。明明匿之汝家。猶云並不拐逃。尙欲狡賴。國法具在。豈容汝逞狡者。戚惶恐曰。枉哉。農因某日送租價至主母家。以天晚留宿。是夜。王率暴徒來劫女公子。農初不知。以爲盜也。自恃勇力過人。故敢出而抵禦。王以力不相敵而遁。主母謂不可久居。欲覓一地以避其鋒。農以女公子婚褚公子也。農實爲冰上人。女公子苟被劫。

農亦負有連帶之責任。因勸暫避農家。孰知王性凶悍。不遂所欲。竟遷怒而控農。嗟乎。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尙有所謂法律耶。法官叱而止之。更傳証人錢某問曰。王姓聘魯女。汝爲媒証乎。錢曰然。法官曰。魯姓謂並不許王姓。汝等以強劫不遂。因而控彼。何也。錢曰。此彼等之狡計耳。彼藉此以賴婚。而掩拐逃之罪。法官無語。更傳王曰。卿雲之母。謂其女祇許褚性。並未許汝。汝竟妄控。亦知罪否。王曰。渠不許我。則我婚書何來。法官曰。然則褚姓亦有婚書。則又何謂。王曰。褚姓僞造耳。褚生驛言曰。僞造與否。無庸多辨。但請法官一核筆跡。真贗不難立辨。法官因向王曰。汝之婚書爲女母之親筆乎。王與錢咸曰。非也。明明書有代筆。法官曰。然則其押。亦由代筆者所代歟。王等皆曰。否。是烏可代。氏之親筆也。法官轉向

褚生曰。若之婚書。亦人代爲之乎。褚答不知。女母曰。余自爲之。法官乃令女母任書數字核對。則褚者真而王者僞。此時王等驚惶失措。法官令其自閱。王乃大窘。法官遂下判決。處王以妨害安全之罪。而科錢以僞証之處分。至褚所控。則魯母既不賴婚。應毋庸議。遂命兩造具結完案。而戚固無罪也。

生等出署後。女母責之曰。承君仗俠。出母女於水火。誠至感也。惟余旣以女妻君。而君反控余爲賴婚。似太不情矣。生肅然曰。願姆見恕。此豈余之本心。惟不若是。不足以制勝耳。并具告以丁言。女母曰。神哉丁君。何料事之神耶。歸村居後。遂命戚搬運河樓什物。移居生家。擇吉合巹。丁生走賀曰。天緣湊合。有情人竟成眷屬。其將何以報撮合山耶。生與女皆展笑。無以爲答。著者曰。是豈丁生。

所。能。居。功。須。知。河。樓。憑。眺。愛。河。中。早。有。一。雙。鴛。影。詎。自。今。日。始。哉。

(完)

附原作

(甲80分)

某邨者。去河樓數十里。去少年家不過數里耳。時當秋收登場。少年往某邨收租。其佃戶有戚森林者。即河樓拒王之佃者也。少年入戚家。見女母似頗相識。惟一時不能記憶。因詢佃戶曰。府中亦有貴客乎。戚曰然。此余家數代之舊主人也。余之此舍。即舊主人之所賜。恨無以爲報。并詡詡語其逃此之由。且云王已控於官。謂主母賴婚。且控余拐逃。昨日之日。法警已來余家。七日後行且聽審於公堂矣。吾儕鄉人。豈能受此驚浪耶。說得少年義憤冲天。奮然曰。有是哉。豈真無國法耶。吾當爲若求律師。以去小醜而安鄉里。汝意云何。戚曰。亦須酬勞否。余家四壁。竝立他無長物。將何以謝。少年曰。此則余當承之。女母聞少年語。出而相見。謝其厚。

詡詡當作絮絮

說得云云不類文言



此語無根

意。少年歸。即以商之同學丁君夢麟。丁君者。登錄律師。而執行於郡省法庭者也。少年縷述詳情。并及己與女之情愫。丁曰。然則君將藉此以益其感慕耶。願何以報不穀。少年曰。請易退三舍。爲葡萄三杯。何如。丁曰。是淺淺者。非余所欲也。少年曰。請君自擇耳。丁曰。自擇乎。乞君分我愛情一半。君亦能允否。少年啐之曰。誰浪笑傲。非宜於此。毋侵彼神聖。請草擬訴狀以緩審期。丁曰。然則必有報我。少年曰。黃金耳。丁不允。少年曰。然則餉汝飽享艷福如何。丁欣然就諾。凝眸沈思者良久。謂少年曰。此事本甚易易。惟王家多財勢。恐難爲敵。且此方一爲農夫。目不識丁。一爲女流。更不善供。而君則爲局外人。不能代作供辭。必使君爲局中人。庶可挽回全局。其惟君聘雲姐乎。且一番情債。亦得以從此了却。實天機也。少年曰。是烏可哉。吾之爲此。非欲求圓滿己之情意也。實出於義憤耳。若乘人之多事也。而攪之。余心何安。即余自不以爲靦。其如人言何。丁曰。非如是計。無從出。惟有聽王之

所爲耳。君固爲仗義也。須知義須因此而成。君亦何必避嫌而強辭哉。況余非女母。亦不能預料彼。果肯認君爲東床否也。但求君之一諾。則余可以直達女母。如其允也。則此事可操券矣。君母忽諾。少年聞語。赧然唯唯。

有語病

明日之日。少年與丁同往某村。見戚與女母。寒暄既畢。丁謂之曰。辯訴已具。審期當可稍緩。惟此事王旣財勢兩盛。控姆賴婚。婚書証人。當然製成。雖爲贗鼎。而姆無反証。以明之。則其證者。亦可爲真。控戚兄拐逃。則汝母女二人。又明明在其家中。其証佐確鑿。而姆等控其強刦閨女。以何爲憑。若以村人証之。則若者敢櫻王怒而証是耶。旣無可証。則此理由雖至真實。反淪爲抵禦之狡計。罪且加實。褚君爲局外人。雖欲爲助。亦所難能。愚見惟以令愛聯姻。褚君則褚君爲局中人矣。且可以抵制王控賴婚之案也。姆如允也。則晚當任蹇修之責。其一可請戚兄任之。此時少年不若前次之侃侃而談。惟有低首弄其十指耳。女母欣然允諾。作婚書

鬧笑二字立不住

不妥

從此應作因此

以授少年。遂各興辭而歸。

抵家後。丁卽繕狀以授少年。少年閱竟。愕然曰。是烏可哉。受其婚書而又控於官。以益其罪。情理兩虧。君胡惡作劇爲。請速易之。無再鬧笑。丁曰。若誠君子人也。夫涉訟猶行軍也。乘人隙。察己忽。乃能制勝。不明是者。不足以言行軍。今王多財。財可通天。世之爲官者。類皆利欲薰心。苟得賄賂。不難顛倒是非。紛亂黑白。王旣心懷鬼祟。其行賄賂也必矣。倘法官愛財。雖有周密之理由。亦可周內。其罪若不如是。君有婚書。能不令人疑君爲同謀耶。即不疑君。則君亦無非。參加人之資格耳。未必能邀傳訊。君仍愛莫能助也。一訟女母。非特君爲當事人。且可避他人疑君爲同謀。矧有此一訴。案情周折。予知法官好矜明察。從此一激。則法官欲顯己能。而不顧情面矣。庶可壓倒王之財勢。我非作劇。實欲出奇以制勝耳。君盍聽之。少年聞語。服其深謀。遂從而行之。

妾無婚約法官不應  
舉此爲問

一紙進署。法官手足無措。蓋王已通賄賂矣。法官自思。此案情跡奇幻。欲逞能也。正可藉此一案。然而已受王賄。則又奈何。繼思賄賂乃曖昧之行。明察實升官之基。況財已入吾手。王亦不能復求。索回若秉良心。以審此案。則名利兩得矣。兩利相權。取其重者。情面固當置諸末端。遂傳諭三造。於某日聽審。示諭法警。置郵傳命。旦夕可至。屆期三造齊至。法官登堂。一一傳訊。先傳王問云。汝控魯姓賴婚。渠控汝強劫伊女不遂。因而誣控。汝既聘卿雲爲妾。當有婚書。可繳閱。王略依狀辭申說。繳上婚書。法官令退。次傳褚生。因云。汝既聘卿雲爲妻。渠母賴婚。則汝當有婚書爲証。褚生應而呈之。法官將婚書相校。筆跡迥異。一則娟秀可愛。一則草率從事。遂令生退。乃傳女母問云。汝女既許褚姓爲妻。又許王姓爲妾。一女兩許。咎有應得。汝知之否。女母曰。小女實未兩許。請法官詳察。法官曰。既未兩許。究許何家。女母曰。許褚瑩耳。法官曰。然則褚瑩又控汝賴婚。則汝之隨戚森林而逃也已。

顧觀二字不觀

明。汝又何辭。女母愕然。自思既騙余婚書。復控予賴婚。得非惡賊之羽黨乎。今而後。余母女二人將無餘倖矣。顧觀。褚生面貌。仁愛可親。諒非強暴。而亦未必出此。或者受律師之欺乎。則不妨與生對質。是非立辯。著者曰。此百字者。在女母不過一轉念間耳。而吾書乃至冗繁若是。恨不能萬語齊寫也。因答法官曰。余祇知吾女許褚姓。未嘗賴婚。亦未嘗許王姓。且褚生亦未嘗一來吾家。焉知余之賴婚哉。法官曰。汝既率女而逃。褚瑩固無須証之。汝語。而始知爲賴也。女母曰。吾之往戚家。實避王之凶暴。非有他也。况余固賴婚與否。可傳褚生對質。乃更傳褚生。生見女母。愧容盈盈。似深抱歉於女母者。然。女母問生曰。吾女許汝。余未賴婚。而汝竟控之於官。究有何意。生曰。汝既許我。而又許王。非賴婚乎。不控何爲。女母曰。汝亦知我許王姓乎。生曰。不許則王何以控汝。彼既控汝。我亦不得不控。女母曰。嗟夫。褚生。汝誤矣。王之控余賴婚。正彼之妄耳。而汝亦如是云云。夫復何言。生因向法

老爺二字不應見於  
文言中

率應作遷

官曰。渠既於法庭中云不賴余婚。則余亦無須控渠矣。法官不語。遂傳戚而訊之。曰。汝營何業。戚曰。農。復問曰。汝既爲農。當此秋收登場之際。不務正業。而拐逃人婦。亦知罪否。戚曰。農並不拐逃主母。法官叱曰。明明匿汝之家。猶云並不拐逃。尙欲狡賴。國法具在。豈容汝逞狡乎。戚惶恐曰。老爺冤枉哉。農實非拐逃。因某日送租價至主母家。以天晚留宿。是夜。王率暴徒來劫女公子。農初不知情。以爲盜也。自恃勇力過人。故敢出而抵禦。王以力不相敵而遁。主母謂此非久居地。欲覓一地以避王凶。農以女公子之婚。褚公子也。農實爲冰人。則女公子之劫也。農亦負連帶之責任。因進計勸其暫避農家。孰知王性凶悍。不遂所欲。竟牽怒而控農拐逃。所供是實。老爺明亮。求老爺聲冤。法官領之。更傳郁有全問曰。魯姓女許王爲妾。若爲証人乎。郁曰。然。法官曰。魯姓謂並不許王姓。汝等以強劫不遂。因而控彼何也。郁曰。此彼等之狡計也。欲藉此以賴婚。而掩拐逃之罪耳。法官無語。乃更傳

接字不妥

辨認字跡無須滴血

並字不妥

王曰。卿雲之母。謂其女祇許褚姓。並未妾汝。汝竟妄控。亦知罪否。王曰。渠不許我。則我婚書何來。法官曰。然則褚姓亦有婚書。則又何謂。王曰。褚姓偽造耳。褚生插言曰。偽造與否。無庸多辨。但請法官一校筆跡。真贋立辨。法官因向王曰。汝之婚書。爲氏之親筆乎。王與郁咸曰。非也。明明書有代筆。法官曰。然則其押亦由代筆代者耶。王等皆曰。否。是烏可代。氏之親筆也。法官轉向褚生曰。若之婚書。亦人代爲之乎。褚答不知。咸接曰。主母親手所書。女母亦曰。余自爲之。非仗人也。法官乃令女母任書數字核對。則褚之婚書真。而王之婚書偽。此時王等驚惶失措。法官令其自閱。王等強曰。此則圈耳。彼十字也。不足爲憑。無已。則請滴血。其意蓋料女母未必肯於大衆之前。袒胸刺割。欲以此語迫之耳。法官怒叱曰。彼既能字。而汝婚書中之押。察其筆跡。并執筆而未能。顯係贗鼎。強刦閨女。誣控良民。罪有專條。並不知罪。尙欲狡辭奪理耶。遂判女於生。王等發押候判而退。

通篇語多生澀虛字  
尤累鑿碍論說運筆  
猶未能得心應手也

生等出署後。女母責之曰。承君義俠。出母女於水火。誠至感也。惟余既以女妻君。而君反控余爲賴婚。似太不情矣。生肅然曰。願姆見恕。此豈予之本心之所忍哉。特不若是。不足以制勝耳。并具告以丁言。女母曰。神哉丁君。何料事之神耶。歸某村後。遂命戚搬運河樓雜物。移居生家。擇吉合巹。一雙鴛鴦。飛舞甃上。令人羨妬。然而此雙鴛鴦影。實胚胎於愛河之畔。即以名吾書曰愛河鴛鴦影。於義亦良稱也。

(完)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卷六）

●小說六

天虛我生潤文

社會蠹

劉靜一

原名 Social Gangster 著者 Arthur E. Reeve.

星報記者詹美生曰。一日下午。予事既畢。訪吾友甘南田於其化驗室。甘南田者。科學兼偵探家也。譚未幾。卽有女士曰。璞萊德夫人者。闖然入。夫人年鬢已逾四旬。而容顏秀媚。猶似二十許麗姝。此種年老佳人。近在紐約。日見其衆。其以養生進步歟。抑得美容新術歟。固一疑問也。夫人顧甘南田曰。小女綠雅。邇來舉動大異平時。吾深爲之惴惴。願先生有以教我。言時。響蹙而聲微顫。望而知其心中之焦急。而甘南田聞綠雅二字。精神倏爲一振。予因知此中情事。必有耐人尋味者焉。夫人且自金絲囊中出告白一方。置諸案頭。予與甘南田共讀之。則其文曰。『上星期日。狼島某宅遺失項圈一事。

上綴鑽石七十一粒。如有人獲得。送往紐約第五街蘭珞珠寶公司者。贈金萬元。獲圈情形。必不根究。貯款以待。決不食言。』德夫人且指之曰。外間以告白不具失主姓氏及住址。噴有繁言。詔爲異事。而在狼島之獵狐會爲尤甚。今其會員相聚而談。殆無不以此爲資料。外子璞萊德。不幸適爲會長。初蘭珞公司果允予請。嚴守秘密。未爲外人道。即警吏往詰。亦不以告。奈人心嗜奇者多。竟不恤犧牲精神財力。百計誘之以言。於是吾人之姓氏。遂洩露。顧若輩猶未鑒所欲。必欲一探失圈之真相。此即予所引爲至難堪者也。甘南田聽夫人語無倫次。覺事之端倪。一時無從捉摸。但一任夫人信口而言。不之阻。蓋知夫人此時。方寸已亂。非如是。不能罄所欲言也。夫人果續言曰。衆口悠悠。議論莫衷一是。有謂失圈。乃作僞也。實欲利用此項告白。露頭角於報端。以誇詡其富裕耳。脫非作僞。曷不逕報警署。而轉登此無益之告白。有謂托言失圈。而意在圖得保險償銀者。則亦冤矣。吾家雖不足云富甲一鄉。然爲區區償銀。亦寧甘作此詐取之

舉哉。尤可恨者。則謂項圈之不翼而飛。必與眷屬有密切關係。苟無以自白者。不有玷我之家聲乎。言至此少息。俄又歛歔言曰。嗟夫。咎由自取。夫復何怨。綠雅自呱呱墮地。予即委之於保姆之手。故情雖骨肉。實等路人。予以酬應。竭集疲於奔命。且其年齒尙穉。天真未鑿。故於其出游也。亦漫不加禁。詎知九州大錯。即此鑄成乎。一昨予窺綠雅神色倉皇。舉止失措。心竊疑焉。調偵之。始知其嘗赴狼島之羅球遊戲場也。羅球遊戲場者。凡二。一在紐約。一在狼島。在狼島者。聲名狼藉。潔身自好之人。咸裹足不入。綠雅初赴紐約之會。予已覺其不妥。今乃竟入狼島之會。寧非失其身分。且先生亦知福康義乎。其人爲意產。電影發明家也。曩與綠雅鶼鶼。大有願作鴛鴦之概。在予私願。亦望二人能成好事。而偕老白頭。無如綠雅少不更事。竟又與猥薄少年相往還。夫遊戲場中人物。大抵遊手好閒之徒。顛倒黑白。搬弄是非。乃其慣技。今若推波助瀾。橫加蜚語。則綠雅之聲譽掃地盡矣。不幸而爲福康義所聞者。不將鄙棄之耶。奈何奈何。君

與福康義亦嘗有一面緣乎。知其爲何如人乎。甘南田曰。雖未識荆。然聞名亦頗耳熟。其爲人風流蘊藉。人咸稱之。至於科學知識。尤爲超軼羣倫。非尋常學子所可同日而語。嘗發明福氏電影新術。其宣言書曰。鄙人所發明之電影新術。無論有線無線。有光無光。發乎此則能達於彼。發乎彼則能達於此。其爲影也。維妙維肖。累黍不爽。其傳電也。瞬息千里。汪洋峻嶺。悉不爲梗。無聲無臭。鬼神莫察云云。假使其言果信。是誠足爲電學界放一異彩矣。夫人今詢其人。豈與項圈之失。亦有關係乎。夫人聞言。憬然大悟。嫣然笑曰。予昏憤哉。絮絮多時。乃猶未將來意告明。真堪令人喟嘆。予此來。其唯一目的。即欲乞君保全小女之名譽耳。項圈得失。非所計也。然由鄙意度之。則此項圈。非綠雅在遊戲場中被人蠱惑而遭竊。卽被人脅迫而強劫。是以予但登報懸賞。不追底蘊。恐一經研詰。轉招誣讟耳。孰料良果未見。惡聲驟來。予乃力勸綠雅杜門謝客。屏絕諸少。而綠雅竟充耳無聞。浪游如昔。吾誠無如何矣。甘南田曰。彼偕游之諸少年。爲誰。夫

人能舉其名乎。璣萊德夫人曰。吾所知者凡四人。曰施密斯。大家子也。放浪形骸。揮金如土。父母見其如此。尅減其用度。願仍不足馴其野性。曰勃朗。是否紉綉子。予尙未知。但觀其樗蒲之興。千金一擲。亦非所惜。則似豪於資者。曰杜馬。善跳舞。舞時活潑從容。如驚鴻游龍。以故聲譽鵲起。一般男女。皆樂與之游。曰麥瓣孃。珠喉玉貌。跳舞會中之明星也。以舞藝優美。亦頗膾炙人口。甘南田曰。福氏亦與于此會乎。曰否。即綠雅之盲從。爲時亦未久也。予婉言勸之。不聽。嚴詞斥之。亦無效。是以束手無策。特來乞援於君。君能一加援手乎。甘南田曰。猥承夫人不棄。敢弗竭予棉薄。夫人乃感激涕零。雖平素矜貴自持。至此亦不禁脫口而稱謝。甘南田曰。然鄙人將於何處一觀令嫺之芳容耶。夫人曰。予當於翌日之晨。偕愚外子。携之往狼島郊外。作獵游一星期。甘南田曰。佳哉。予當於詰朝着手從事。夫人曰。君允予請。予胸中巨石去矣。此恩此德。永不相忘。言竟遂辭去。甘南田乃莞爾顧予曰。予其科學家歟。偵探家歟。抑精神學家歟。璣萊達夫人

之初來也。頹喪何似。今其去也。意態蕭閒。何其前後判若二人耶。予曰。此亦有故。以吾管見。則夫人必久耳。君名且深信。無論若何光怪離奇之案。一經君手。莫不水落石出。惟於來時。未卜君之肯否。擔任此事。故以爲慮。及君慨然允諾。乃始釋然。如卸千鈞仔肩。此蓋信君之誠。有以致之。質言之。即一種催眠術之力也。甘南田笑而領之。遂復蹀躞室中。蹙額而凝思。尋出時。計閱之曰。纔四點半耳。爲時尚早。詹美生君亦願偕予往紐約之羅球遊戲場一行乎。予曰。予本無事。極願奉陪。甘南田遂偕予乘汽車向羅球遊戲場追風逐電而駛。時值中秋。清風拂面。媚日當空。至足樂也。經百老匯路隅。則見車水馬龍。絡繹於道。車中婦女。濃裝淡抹。各極其妍。修飾新奇。眩人心目。抵羅球遊戲場。則乘車者紛紛而下。魚貫入場。予與甘南田亦隨衆入。場所規模雄偉。建築精巧。曲徑通幽。引人入勝。甘南田目敏手捷。足甫入門。即探懷出金幣數枚。潛置侍者掌中。乃獲據樓上前面第一行座位。俯瞰廳間。一覽無遺。諺云。魔力之大。首推金錢。觀此益信。

廳之四壁。皆嵌以玻璃。電燈映之。光芒迸射。熠人眼簾。入其中。幾疑置身水晶宮裏。地下設有電流。爲聲浪所激。即流動成音。與聲浪相應。故凡嬉笑怒罵。無不悅耳怡心。廳後除尋常音樂隊外。另設土人音樂隊一。以奇器作怪聲。生面別開。游賓以婦女居多。燕瘦環肥。兼而有之。爲狀亦不一。或則櫻口銜菸。吞雲吐霧。或則支頤側耳。以聆奏樂。或則杯盤交錯。且飲且言。凡遇翩翩少年。則爭獻殷勤。似留其一盼。即增榮幸之概。予乃大疑。彼粥粥羣雌。何自而來。抑何若是之多也。且我聞之。近時婦女。咸視遊戲場爲消遣不二之樂土。爲絕妙交際之機關。然則彼主持家政者。何恣其所爲。而置若罔聞。耶。亡何。甘南田指一妙齡女郎曰。噫。彼綠雅果在此也。我儕此行爲不虛矣。予問何以識之。則曰。予嘗見其小影。故也。予諦視之。則明眸皓齒。膩媚無儔。玲瓏嬌小。可作掌上舞。所惜者。芙蓉之靨。已微帶三分憔悴之色。斯蓋流連於遊戲場者之成績也。當予飽餐綠雅秀色之際。甘南田忽又引肘觸予。予回顧。則其敏銳之目光。正注射於廳隅一

少年。少年體格清癯。烏睛而黑髮。望而知爲歐洲南方產。予曰。此卽福康義乎。甘南田笑曰。君之眼力不弱。我儕卽往謁之。何如。予曰。甚佳。遂前。通刺畢。甘南田曰。君之電影新術。可云巧奪天工。令人欽佩無既。福歎遜曰。謬蒙獎飾。愧不敢當。此術。郭思博士固已先予發明之矣。予不過見其手續繁重。不適應用。從而稍加改良耳。甘曰。近日進步復如何。福曰。予於南濱設一機關。今裝予之電影器者。已有海船數艘。蓋備以攝取緊要之圖樣。及間諜之小像等用。言次。因出名刺一帋。颯然書數字於上。以授甘南田曰。君欲參觀電影儀器。可持此以往。當無不歡迎也。時遊賓多相率登臺。作跳舞之戲。而女郎綠雅亦與焉。於是福康義之視線。亦隨之以轉移。臺上男子。衣著之緊窄。殆莫可。以名狀。服時。能不裂。其縫。亦非易。易也。雖然。衣着之於彼輩。猶賊具之於穿窬。爲取悅粉黛計。不得不如是耳。甘南田告予曰。若輩男子。近人名之曰社會蠹。而其資格。則有三可三不可之說。三可者。不拔一毛。可也。不受教育。可也。不識廉恥。可也。三不可者。修



飾。不。可。不。講。究。良。心。不。可。不。泯。滅。手。段。不。可。不。很。毒。予。曰。此。輩。究。係。何。等。人。之。變。相。哉。  
甘。曰。投。機。失。敗。之。銀。行。家。也。賦。閒。之。優。伶。也。律。師。之。介。客。也。與。夫。嫉。學。如。讎。之。大。學。校。  
學。生。也。莫。不。有。之。然。大。抵。皆。阮。囊。羞。澀。藉。婦。女。以。生。活。至。欺。騙。金。錢。之。伎。倆。則。計。變。百。  
出。不。勝。縷。述。其。最。著。者。則。於。秘。密。室。內。授。婦。女。以。跳。舞。術。也。此。時。偕。綠。雅。跳。舞。者。爲。一。  
長。身。玉。立。之。男。子。福。康。義。曰。此。人。卽。杜。馬。也。甘。南。田。曰。杜。爲。何。等。人。耶。福。笑。曰。遊。民。耳。  
一。種。寄。生。之。動。物。耳。語。次。我。儕。三。人。之。視。線。同。被。一。栗。髮。柳。腰。之。女。郎。所。吸。女。郎。駐。足。  
台。前。舉。其。盈。盈。秋。水。權。衡。各。座。來。賓。少。頃。拾。座。於。一。桌。之。側。與。客。略。作。數。語。卽。復。舍。而。  
入。於。他。座。如。是。者。數。四。則。向。之。孤。男。單。女。今。已。比。翼。而。舞。於。臺。上。矣。予。觀。彼。女。撮。合。之。  
手。段。絕。無。絲。毫。牽。強。之。態。故。敢。斷。其。必。爲。劇。界。中。人。因。詢。福。康。義。曰。此。女。殷。殷。爲。人。作。  
嫁。胡。其。不。憚。煩。哉。福。康。義。哂。曰。彼。女。姓。麥。辦。孃。其。名。卽。本。場。所。僱。專。司。介。紹。之。職。予。乃。  
昨。舌。稱。奇。竊。謂。文。明。世。界。而。有。此。傷。風。敗。俗。之。淵。藪。誠。非。意。料。所。及。夫。人。情。鬼。蜮。婦。女。

筆測彼不墮奸人術中而被魚肉者。曾有幾人哉。方予默念時。則有蛋圓臉女郎一。姍姍入場。坐於舞臺之對面。麥瓣孃見之。遂引一少年至其前。不圖甫交數言。二人卽廢然而返。咄咄怪事。彼撮合專家。此次乃倒綳嬰兒。何也。麥瓣孃退後。忽凝睇以盼杜馬。及遇杜馬視線。則亟引之以向蛋臉女郎。杜馬一見此女。皙白之面上。如敷臙脂。因細語綠雅。狀似乞其罷舞。而綠雅舞興正酣。頗有難色。後經杜馬再三慫恿。始從焉。由是觀之。彼杜馬之魔力。尙足駕御綠雅也。我儕目擊此狀。預料彼等行將去而之他。故先行出場。待於暗陬。須臾。綠雅果偕數人出。然杜馬不與也。衆人登車去後。杜馬始與麥瓣孃連袂出。杜馬微聲謂麥曰。承君關切。我心滋感。予思此行。彼儕先驅。而予後往。實爲上策。君定今晚七時行乎。施密斯曾許君前來相伴乎。然則我儕當待二人同行。以免途中寂寞。彼處幽蒨。較此間爲妥。予聞言。雖不全解。而施密斯之戀戀於麥瓣孃。固已了了於胸。所謂彼處者。必指狼島而言。至於偕赴彼處目的。則非予局外人所能知。

矣。福康義與我儕臨別時。復曰。君等得暇。請至敝機關一遊。予與甘南田皆諾之。福去後。予謂甘南田曰。我儕其亦歸乎。甘南田曰。君亦知我任聽綠雅等。飄然引去之意乎。予曰。未也。曰。彼蛋圓臉之女郎。君嘗寓目及之乎。予曰。見之。曰。杜馬等皆引避此女郎。其中必有原因。我儕爲偵探者。豈可忽乎。予之滯滯於此。即欲一察其究爲何許人耳。於時。蛋圓臉女郎適匆匆自場中出。我儕乃遙遙尾之於後。彼登車。我儕亦登。左旋亦左右轉亦右。及抵亨利旅館。女郎棄車入。我儕亦隨之進。甘南田待其上樓。即向管事者曰。頃間登樓之女子爲誰。管事檢閱客簿曰。杜馬夫人也。爲芝加哥人。甘南田顧予笑曰。不謂杜馬已有婦矣。然則彼婦目擊杜綠二人纏綿之情形。而不興醋海風波者。胸中當別有成竹在也。以我察之。彼其之姝。乃在靜待時機。以與杜馬離婚耳。設此言而中。則綠雅前途。良可畏也。言次。已至贊司寓所。贊司者。甘南田之助手。凡案中瑣事。甘悉委之以辦。甘南田謂之曰。君尙憶招尋鑽石項圈之告白乎。請爲我遍向各質舖。

一問。近有以鑽石求質者否。或得關於項圈消息。亦望見告。贊司唯唯。於是吾二人遂歸化驗室晚餐。既罷。則甘南田由電話中探悉綠雅等果偕往狼島矣。次晨。乃以車偕予離塵囂。徹天之紐約。而赴山明水秀之狼島。至獵狐會。璞萊德夫人載笑迎曰。君等來何早也。甚佳。甚佳。俟獵狐會會員行獵畢。當屈駕至此間之羅球遊戲場一行。或者。有失圈端倪可尋。亦未可料。夫人言時。予忽瞥見三人乘馬而至。二騎居前。並轡而馳。一騎尾後。緊緊相隨。二騎者。一作桃花色。綠雅雲鬢鞞肩。側坐於上。微颺吹其裙角。狀態乃飄逸欲仙。其一。坐一少年。爲予素昧生平。叩之夫人。始知卽施密斯。亦卽夫人今日央之防衛綠雅者也。後尾者爲福康義。狀似欲與綠雅密談而不得隙者。俄而獵狐會會員亦陸續至。會長璞萊德與焉。會員人數可四十。裝束一致。僉戴寬簷絲冠。跨修統草靴。御猩紅短褂。携獵狐之契。坐騎則毛色互殊。青驄白駒。赤兔黃驃。五彩斑斕。目光爲眩。予乃不禁竊笑。蓋狼島之狐。絕跡已久。而彼輩仍精神奕奕。鄭重將事。一若真

有狐者。豈非怪事。然而會員之意不在狐在乎。誇耀鄉里也。逾時衆會員驅蹇策馬。爭先而馳。蓋實行獵狐矣。施密斯、綠雅、福康義及璞萊德夫人皆隨之行。予與甘南田亦即從之。行未六哩。則福康義、璞萊德夫人與綠雅已落後不見。衆人乃停轡以待。少頃則見璞萊德夫人策馬而來。喘聲呼曰。嗟乎。綠雅竟於中途失蹤矣。可奈何。衆人聞訊大愕。甘南田即率予馳赴羅球遊戲場。問其經理曰。密司綠雅與杜馬君。今晨曾否蒞此。答曰。密司綠雅未臨敝館。而杜馬君亦一至即行。詢畢出場。適遇璞萊德夫人與施密斯二人於道。施密斯曰。頃一老農告我。謂曾見汽車一輛。中坐男女各一。越石橋而去。甘南田曰。既爾。吾儕趨往一察。抵則橋畔輪痕隱約可見。然不數武。即模糊不辨。方向經石橋時。甘南田居先。拾得素巾一方。角上繡G字一。蓋綠雅二字之第一字母也。中染鮮血數滴。甘南田乃藏之懷中。由此觀之。則綠雅果逸矣。然所謂男子者。究何如人。且雙雙既偕逸矣。何又爭執而致流血耶。已而獵狐會會員盪集而至。議論紛紜。主

張不一。甘南田見人衆意岐。不易措手。乃先分電就近各警署。請逮綠雅與杜馬諸人。然後偕予歸紐約。當晚甘南田在化驗室中。出一奇形儀器。化驗綠雅所遺之巾血。儀器內有玻璃管一。管之一端浸於與人體熱度相等之水中。管內置鋼絲小鑷一。鑷兔腸一方。鑷尖繫以絕細之線。其尾接於細杆。杆端鑲有筆頭。可以寫字。而筆頭之下。又鋪格紙一方。甘南田曰。欲察血之爲寧靜爲激刺。觀此筆頭所書之線之曲直。即可了。直者爲寧靜。曲者則激刺也。又曰。君聞哈佛大學醫學博士開拿亞所發明之人體感觸試驗法乎。予曰。其法如何。曰。人體腎臟之上。有腺曰腎上之腺。蓋用以排泄一種體質曰愛特里恩者。而此種體質。無論多寡。皆足激刺神經。若神經適受外界之激刺。則腺必受其反感之應響。而愛特里恩即流入於血中。今試置綠雅之血於此儀器內。脫玻璃管內兔腸不受其激刺。則爲寧靜血也。願血入未久。兔腸遂忽而膨脹。忽而收縮。無時或息。而收縮膨脹之際。筆頭亦隨之而移動。格紙上所書之線。

乃曲折可辨。甘南田曰。綠雅之血。激刺血也。由是卜之。彼之此行。非出自願。乃被脅於人耳。予曰。綠雅豈被人劫之去乎。曰。非此之謂。然其血內既含愛特里恩。則此行必受莫大之激刺。可無疑義。予曰。若非爭執。則血何從流出。甘曰。或爲鼻衄。言至此。電話架上之鈴。鏘然而鳴。甘南田乃執筒聆之。聆畢。顧予曰。項圈上之鑽石。贊司告予。彼已得之於各質舖矣。各舖僉謂質石者。爲一妙齡女郎。所述狀貌。與綠雅相脗合。予瞿然曰。有是哉。然綠雅胡至出此下策。甘南田曰。是不難索解。蓋璞萊德夫人。旣不善綠雅所爲。則絕其用資。勢所不免。而綠雅無知。竟仍揮霍如昔。是欲其不作此舉。尙可得乎。至於綠雅之逸。頗似爲杜馬所迫。君不觀綠雅之懾服杜馬。與夫杜馬之避其妻乎。杜馬旣欲巧避其妻。則不得不他適。綠雅旣懼杜馬。則杜馬迫之以同行。不敢不從。然依法律而論。則綠雅……言至此。璞萊德夫人忽踉蹌入。狀甚狼狽。甘南田詫曰。夫人何以如此。殆又得惡耗乎。夫人不答。但受以電報一紙。其文曰。『阿母弗急。兒乃赴歐。充戰』

地看護婦也。餘情種種。容抵歐詳稟。予不禁呼曰。休矣。休矣。使此電非爲掩飾其行踪計。則當此列強龍戰之秋。安從而覓之耶。夫人此時。淚珠已續續下。哀聲求甘南田曰。甘君。無論如何。必請覓我綠雅歸也。甘南田曰。夫人携有令媛小影在乎。曰。有。但予不忍其須臾離也。嗟乎。影且如此。而況乎人。甘南田曰。據福康義云。今武裝之商輪。置其電影器者。已有數艘。我儕姑往其機關。用以一探綠雅踪跡。何如。夫人曰。吾心如焚。茫無主宰。君欲若何。無所不從。於是甘南田偕予及璞萊德夫人。同赴福康義之電影機關。機關臨海而建。當甘南田投福康義所贈之名刺入時。予乘皎潔之月光。一覽海天景色。則目之所接。浩淼無涯。萬里一碧。明星舟燈。燦然點綴。其間大類嵌珊瑚之珠。於翡翠屏中。奇彩煥發。不可逼視。移時。機關中有一少年出迎。甘南田問曰。福康義君在乎。少年曰。福君未至。鄙人乃爲其副。曰。然則電影器之功用。及其構造之大概。可得聞乎。曰。傳光與傳音。其法初無大異。近世科學昌明。傳音術於以日進。而傳光之術。尙

此景如畫



付缺如。甯非憾事。但傳光固不難。而傳影則大難。蓋傳影需分光線之濃淡也。職是之故。福君特發明一種洒朱之屏。屏中洒朱。分子極細。感觸極靈。以之置於傳光器前。則傳光之際。濃淡可得而分矣。至於傳光器之構造。則傳電、阻電、發電、接電之零星物件。多於蝟毛。不勝詳述。甘南田曰。福君告予。謂今之海舶裝其電影器者。已有數艘。可否將此小影發往今日首途之船上。言次。出綠雅小影示之。少年曰。可。甘南田遂另草數字。說明發影理由。并懇扣留貌類此影之女郎。書就。并綠雅小影以授少年。少年開機發之。影遂穿無形之空氣而去。此時璞萊德夫人。宛如博物院中石像。斂聲屏息。以待此一絲之希望。而甘南田則復致電紐約警署。探問綠雅與杜馬夫婦等人曾否弋獲。答曰。綠雅與杜馬夫婦。行踪詭秘。一時頗難得手。麥辦孃雖已就逮。然於綠雅之逸。一味委爲不知。予因問甘南田曰。杜馬亦赴歐乎。甘南田正思答言。而電影器乃蚩蚩作響。少年曰。回電至矣。我儕環視接影之屏。則見屏上有鏡。鏡上又有絕細之鉛筆爲數

甚多。少年曰。此筆之端。皆與發影屏之酒朱一一相對也。俄而接影屏上。倏呈女郎之小影一。璣萊德夫人狂呼曰。噫。此綠雅也。何從而來哉。少年曰。夫人毋燥。尚有說明書在後。刹那闕。果見一書。並現於屏上。書曰。『項圈實劣友脅兒取之。昨乃更有要求。正進退維谷間。卽被迫而至此。然兒於此行。今則滋覺其樂也。母乎。幸恕我儕。』夫人詫曰。我儕二字何指。甘南田指接影屏曰。夫人視之。屏上又現一影矣。夫人大喜曰。此乃福康義。彼載綠雅去乎。吾心慰矣。逾時。影褪。易以一書。書曰。『吾國頃已加入戰團。予亦國民之一份子。安忍放棄其天職。不爲祖國効力。願與綠雅遠爾重洋遠隔。亦非所願。乃不獲已。載之以去。然此一舉。亦爲保全綠雅名譽之唯一良法也。普通婚禮。已於昨日在紐約舉行。教禮則一抵羅馬。即當補行。僕僕風塵。征人無恙。匆此告慰。務希勿念。』(完)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卷七）

小說七

天虛我生潤文

鴛鴦帕傳奇第一齣賞月

汪瞻華

（小生上）

（綿纏道）夜悠悠韻正良宵。豆清光滿樓。叶不用獨悲秋。叶寄人  
籬。豆萬般都只低頭。叶我生平剛強不柔。叶到如今難覓封侯。叶  
我愧煞沙鷗。叶學散淡江河把酒。叶看歲月似東流。叶偏是盡我  
風塵依舊。叶算男兒無賴只工愁。叶

小生周錦才。幼失怙恃。飄零異地。來依姑丈。已近半年。奈姑  
丈膝下無兒。只有二位表妹。長乃姑母所生。名喚蓮影。有貌  
無才。時來纏擾。惹厭得緊。二妹乃是庶出。名喚鴻影。才貌雙

全。却。冷。若。冰。霜。從。不。與。我。多。說。一。言。半。語。數。月。以。來。只。以。詩。詞。酬。和。但。終。不。涉。兒。女。私。情。今。日。侍。姑。丈。賞。月。下。來。聞。鴻。妹。在。花。園。中。游。玩。俺。且。去。找。他。閒。話。則。个。正。是。月。華。明。似。鏡。照。盡。世。間。愁。(下)

(小旦上)

(朱奴剔銀燈)可。不。是。嬌。顏。鏡。羞。叶早。難。道。樣。樣。風。流。叶我。生。不。逢。時。不。用。愁。叶可。憐。我。腰。圍。消。瘦。叶休。休。叶到。今。朝。冷。秋。叶只。把。个。閒。愁。厮。守。叶

奴秦蓮影。自錦哥來後便鍾情于他。誰知却淡淡的對我。近來同鴻丫頭分外親熱。看他又訪鴻丫頭去了。待我跟着聽他說些什麼。(虛下)

(小生上)進得園來。好一派清秋景象也。

(雁過聲)涼。收。叶聽來。玉漏。叶影重重。花遮翠樓。叶月華如水。明於畫。叶(內作簫聲介)(白)呀。好一縷簫聲也。(唱)也。溫柔。叶也。悲秋。叶是吹來。一曲閒愁。叶風流。叶又何求。叶茫茫濁世風塵走。叶這萬種情根都識透。叶

(相見介)(生)呀。妹妹吹得好簫也。(貼旦上)呀。我道是誰。原來是……(生笑介)我在遠處聽得簫聲。便知是你。曲調雖好。只是過於衰頹。我想簫之爲物。本是清淒。故子房吹簫。而楚兵思家。我勸妹妹。以不學爲宜。(旦)一人在園中無事。就借這个消遣。以後遵命不吹便了。(生)今夜席間。滿擬暢叙。只奈你姊姊一雙冷眼。只看着我們。(旦)他這人不懷好意。(生搖

（手介）輕些兒。莫被他聽見了。（旦作慍介）呀。天也不早了。哥哥請去安息罷。（旦）

（小桃紅）藥爐伴腰圍瘦。叶歸去後人依舊。叶難捱清夜蓮花漏。叶簫聲却被砧聲逗。叶燈前獨把鴛鴦綉。叶看今宵月潔天秋。叶

（旦下）（生）呀。纔得相逢。又輕拋別。不知道須得幾時。方得與他一傾情愫也。（小旦暗上）好呀。你二人還奚落得我不穀嗎。你且說來。什麼叫做冷眼。什麼叫做熱眼。（生驚介）呀呀。原來已被他聽見了。這却如何是好。不如迴避過了。（避下）（小旦笑介）正是莫道無人窺秘密。須知有耳屬垣牆。鴻影呀鴻影。你須仔細着呢。（冷笑下）

附原作

（甲80分）

(綿纏道) 一生愁對月華清。光滿樓。不用獨悲秋。寄人籬。萬般都只低頭。我生平剛強不柔。到如今難覓封侯。吾愧煞沙鷗。學散淡江河。把酒看波濤。竟長流。洗盡我塵心依舊。算男兒方不是兜牟。

小生周錦才。幼失怙恃。飄零異地。來依姑丈。已近半載。奈姑丈膝下無兒。只有二位表妹。大妹妹乃姑母所生。名喚蓮影。有貌無才。時來纏擾。惹厭得緊。二妹妹乃是庶出。名喚鴻影。才貌雙全。却冷若冰霜。從不與我多說一句話。兒數月之後。方得詩詞酬和。然終不談及兒女私情。今日侍姑丈賞月下來。聞鴻妹妹在花園中游玩。不妨去我他閒話則个。(下)

(小旦上)

(朱奴剔銀燈) 可不是嬌顏鏡羞。早難道樣樣風流。我生不逢時不用愁。可憐我腰圍消瘦。休休。到今朝冷秋。只把个閒愁厮守。

奴秦蓮影。自錦哥來後。便鍾情于他。誰知他却淡淡的對我。近來同鴻丫頭。更加親熱。看他又去訪鴻丫頭去了。待我跟着聽他說些什麼。(虛下)

(小生上)進得園來。好一派清秋景象也。

(雁過聲)涼收。聽來玉漏。影重重花遮翠樓。月華如水照蘇州。(內作簫聲介白)

呀好一縷簫聲也。(唱)也情柔也非秋。是吹來一曲閒愁。風流又何求。茫茫俗世塵依舊。這萬種情根都識透。

(相見介)(生)好妹妹吹得好簫也。(旦)只不過偶然學習。便加謬讚。(生)

好是好極了。只不過衰頹些。况簫之爲物。本是清淒。故子房吹簫。而楚兵思家。我勸妹妹。以不學爲宜。(旦)一人在園中無事。就拈着了。他以後遵命。不

吹便了。(生)今夜席間。滿擬暢叙。只奈憐妹妹一雙眼睛。只看着我們。(旦)

他這人不懷好意。(生搖手介)輕些兒莫被他聽見了。(旦作慍介)呀天也



次句誤

不早了。哥哥請安息罷。

(小桃紅)藥爐伴腰圍瘦。掃去愁人依舊。難捱清夜蓮花漏。簫聲曲曲寒砧透。燈  
前獨鴛鴦繡。看今宵月潔天秋。(全下)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卷八）

小說八

鴛鴦帕傳奇 第二齣勸進

汪瞻華

第一齣旦談作貼旦

（旦上）

（臨江仙）滴盡銅龍驚午夢。韻文窗寒透西風。叶菱花不照未裝容。叶貪吟情自懶。句庭院海棠紅。叶

奴秦鴻影。酷嗜吟詩。惜無師友。幸蒙錦哥引爲知己。借重他山。只可惜他昂藏七尺之軀。鬱鬱居此。終非長策。今日無事。不免請來勸他上進。已命梅兒去請。如何還不見來。

（生上）

（梁州序）世情如夢。叶休嫌鸞鳳。叶自古英雄情種。叶春心不定。

句秋風不比東風叶昂藏七尺句滿腹愁腸句只把個窮文送叶  
頭顱如有千斤重叶送與知音邀戰功叶成就這豆英雄種叶

哈哈我看塵世茫茫誰爲知己只有鴻妹妹倒是一個閨中  
益友今日梅兒特來請我前去不知何事來此已是不免進

見吓妹妹喚我到來有何見教（旦）這個麼我的意思是

（節節高）願你乘長江萬里風叶氣如虹叶英雄不問浮羅夢叶  
多情種叶秋夜蟲叶聲聲弄叶催君去食朝廷俸叶班超投筆男  
兒勇叶博得疆場把侯封叶昂藏不愧人中鳳

（生）妹妹見教極是敢不遵依

（尾聲）多君勸効疆場用叶此番定唱大江東叶只奈你寂寞孤  
燈凍不紅叶（全下）

附原作

(甲80分)

(旦上)

(臨江仙)滴盡銅龍驚午夢。文窗寒透秋風。菱花不照未裝容。貪吟情自癡。庭院海棠紅。

奴秦鴻影。幼讀詩詞。聞愛吟哦。蒙錦哥哥引爲知己。時常酬和他。昂藏七尺之軀。抱負不凡。但久居此地。終非了局。今日無事。不免請來勸他上進。爲是梅兒。去請周公子來。

(小生上)

(梁州序)世情如夢。休嫌鸞鳳。自古英雄情。種春心不定。秋風不比東風。昂藏七尺。滿腹愁腸。只把個窮文送。頭顱如有千斤重。送與知音邀戰功。成就這英雄塚。哈哈。我看茫茫塵世。誰爲知己。只有鴻妹妹。倒是一個閨中膩友。今日晴窗

無事。且將所作之詩吟咏一番。(貼上)領得佳人命。來邀公子身。公子我家

小姐請公子去。(生)呀。鴻妹妹邀我。所為何來。且隨他去看其究竟。(相見)

介(生)妹妹。今日遣人叫我。有何見教。(且唱)

(節節高)你願乘長江萬里風。氣如虹。英雄不問浮羅夢。多情種。秋夜蟲聲聲弄。

催君去食朝廷俸。班超投筆男兒勇。博得疆場把侯封。昂藏不愧人中鳳。

(生)妹妹見教極是。敢不遵依。

(尾聲)多君勸効疆場用。此番定唱大江東。只留得寂寞孤燈一點紅。

鴛鴦帕傳奇 第三齣計陷  
黃瞻華

(小生上)

(臨江仙)一路斜陽無興賞。韻。玄。都。游。女。衣。香。叶桃花顏色漫評。  
量。叶。不。如。羅。帕。上。句。五。彩。綉。鴛。鴦。叶

貼旦第一齣誤作小旦

小生周錦才。今日往立都觀中游玩。不意在三清殿上拾得  
綉帕一方。不知是誰失落。俺且藏在袖籠之中。向花園裏訪  
鴻妹妹去。待將一幅較綉帕。贈與幽閨拭淚痕。(下)

(貼旦上)

(一枝花)難收情緒。蕩韻居處。尙無郎。叶相思一寸。寸心頭長。叶  
只怪西風。句吹漾芙蓉帳。叶柳稍新月上。叶一個昏黃。叶禁得許  
多惆悵。叶

奴蓮影。前日中秋。在園中聽得鴻丫頭。說我不懷好意。難道  
他卿卿我我。倒懷着什麼好意不成。今日無事。且去找錦哥  
哥去。呀。房門虛掩。又出去了。我想近來數日。他們雁去鴻來。  
不知講些什麼。且待我搜尋一回。(開籠見帕驚介)呀。這方手

帕。是鴻丫頭的。怎麼在此。

(梁州序)珠簾風颺。韻怕人來往。叶笑我胆兒非壯。叶他將綉帕。句檢來獨贈周郎。叶是儂懵懂。句算你清狂。叶妄學矜嚴狀。叶此番情面。須難讓。叶携取鴛鴦帕一方。叶且去稟。句高堂上。叶

(蓬上)蓬門坐守愛吟哦。(副淨上)常叙天倫樂事多。(淨)老夫秦懋功。年將知命。致仕歸來。但伯道無兒。難免若敖之歎。幸膝下尙有兩女。慰情聊勝于無。誰知今年來了一個內姪。名叫錦才。他自以爲是風流才子。我看他却是個無賴狂奴。不到幾月。竟與次女鴻影。有些瓜葛。適才蓮影。在錦才書屜之中。搜出鴛鴦綉帕。却是鴻兒所贈。(回問副淨介)呀夫人。你看此事如何發付。(副淨)依妾身愚見。不若把兩個孩子



叫來。教訓一番。立時趕了出去的乾淨。(淨)也說得是。來。把  
二小姐同周少爺叫來。(雜內應介)(小生上)惱恨秋風只管  
催。(旦上)多愁懶自倚妝台。(進見介)(淨)唵。畜生。幹得好  
事來。

(前腔)裝模作樣。韻者般放浪。叶此次難逃家杖。叶(旦白)女兒不  
知何故。爹爹這等動怒。(唱)閨門謹守。句不知半點輕狂。叶思量何事  
句得罪高堂。叶恐受他人誑。叶向蒙恩重。嬌生養。叶射影含沙。却  
未防。叶好着我。句難猜想。叶

(淨)小丫頭還要嘴硬。你且看這勞什子是誰的。(擲帕介)

(旦拾帕介)(小生)吓。這手帕是姪兒在立都觀中拾得的。(淨)  
哼哼。這帕既是你拾得的。鴻兒。你的手帕在那裏。(旦)阿吓。

難道說我的綉帕。生了雙翅不成。待女兒自去看來。(下)

(取帕復上)(呈與淨。淨回顧副淨介)呀。夫人這却是何緣故。(副

淨)這也奇了。且待我看個明白。吓相公。我看此帕。所綉鴛鴦。顏色花紋。一般無別。只怕是一個稿子無疑。(旦)夫人說的。正是這稿子。原是王老夫人的。我母親爲侍兒時。暗中描了下來。焉知此帕。不是他家所遺。

(節節高)休疑帕一方。韻縱荒唐。叶女兒自幼閨中長。叶雖無狀。叶原未狂。叶休冤枉。叶是誰敢把門楣喪。叶雙親且把慈懷放。叶(小生接唱)試向瑯琊問端詳。叶自然明白了糊塗帳。叶

(淨)吓。你還多嘴。小厮們把他打出去。(雜應介)(小生唱)

(前腔)雷霆怒未降。叶沒商量。叶瓜田李下遭虛謗。叶(副淨)你

姑丈正在動氣。你也毋須分辯。不如快快離了此地。（小生嘆介）真恐慌。叶添  
惆悵。叶從今拜別高堂上。叶收拾琴書走他鄉。（揖別介）姓名且  
看黃金榜。叶

（旦）這才是男兒志氣。我本勸你早圖上進。（淨）還待多講。  
小廝們把他兩個分頭趕下。（雜應介）（小生）神仙眷屬還  
須別。（旦）山水深盟莫便忘。（分頭下）（淨）你看他兩個這  
般無恥。可不氣死我也。

（尾聲）痴兒。猷女。空思想。韻（副淨）未妨。惆悵。是清狂。叶（合）只  
怕旁人說短長。叶（全下）

附原作

（甲70分）

（臨江仙）一路斜陽無興賞。玄都游女衣香。一般情緒付他鄉。留情情不管。帕上

綉鴛鴦。

小生周錦才。今日往玄都觀中游玩。誰知在三清殿上。拾得綉帕一方。上綉一對鴛鴦。生香活色。好不動人。展玩一番。放在抽屜中。去訪鴻妹妹去。(下)

(貼旦上)

(二枝花)難收情緒蕩。居處本無郎。相思一寸寸。心頭長。最是深秋。吹懶芙蓉帳。夜來月色朗。寶鴨香殘。夢裏芳心空想。

奴蓮影。前日中秋。在園中被鴻丫頭。背地裏說我不懷好意。難道他卿卿我我。倒懷着什麼好意來。今日無事。且去找錦哥哥去。呀。房門虛掩。又出去了。

(坐介)近來數日。他們詩詞來往。且開抽屜看。可有什麼。(開屜見帕驚介)

呀。這方手帕。是鴻丫頭的。怎麼在此。

(梁州序)簾前風蕩。驚心神往。夜久秋深。惆悵鴛鴦綉帕。檢來暗贈周郎。笑爾閨

女不念家聲。妄作矜嚴狀。此番情面須難讓。且去稟高堂上。(下)

(淨上)蓬門坐守愛吟哦。(副淨上)常叙天倫樂事多。(淨)老夫秦懋。功年將知命。致仕歸來。但伯道無兒。難免若敖之歎。幸膝下尚有兩女。差強人意。誰知今年來了一個內姪。名叫錦才。他自以爲風流才子。我看他却是個無賴狂且。不到幾月。竟與次女鴻影。酬唱起來。不料今兒蓮影到錦才書房之中。搜出鴛鴦綉帕。却是鴻兒所贈。(回問副淨介)呵。夫人。你看此事。如何辦法。

(副淨)依妾身愚見。不若把兩個孩子叫來。教訓一番。把他趕了出去的。

乾淨。(淨)也說得是。來把二小姐同周少爺叫來。(內應介)(小生上)惱恨

秋風只管催。(旦上)多愁懶自倚粧台。(進見介)(淨)咤。畜生幹得好事來。

(前腔)不差人謗。門楣多喪。此次難逃家杖。(旦白)女兒不知何故。得罪爹爹。但

女兒是。(唱)閨門謹守。不知半點輕狂。未明何故。得罪高堂。想受他人誑。向蒙恩

重嬌生養。怪我無端意不良。好使我難猜想。

(淨) 小丫頭還要嘴硬。你且看此帕是誰的。(擲帕介旦拾帕介小生窺介)

白) 這手帕是姪兒在玄都觀中拾得的。(淨) 哼哼。這帕既是你拾得的。鴻

兒。你的手帕在那裏。(旦下取帕呈與淨淨回顧副淨介) 呀。夫人。我錯怪了

他也。(副淨) 相公有所不知。但看此帕。所綉鴛鴦。一樣大小。是一個稿子無

疑。(旦白) 這稿子是王老夫人的。我母親爲侍兒時。暗中描了下來。焉知此

帕。不是他家所遺。

(節節高) 休疑帕一方。總荒唐。女兒自幼閨中長。雖痴想。愁損腸。增惆悵。也知不敢把門楣喪。今朝不把嬌兒放。兩地人分怨斜陽。行看弱女泉臺上。

(淨) 小厮們把他打出去。今天不准住在此地。(雜應介)(小生唱)

(尾聲) 可憐却受他人誑。從今兒所向何方。料是他鄉作故鄉。(同下)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卷九）

●小說九

天虛我生潤文

鴛鴦帕傳奇第四齣旅病

汪瞻華

（正旦上）

（步步嬌）苦雨酸風拌消受。韵人比黃花瘦。叶窮到底豆。一生愁。叶從此飄零。句料難聚首。叶事本沒來由。叶那雷霆餘怒難寬宥。叶

妾身蕭氏。自入秦門。單生一女。名喚鴻影。自謂一生有靠。誰知因周公子酬唱詩詞。遂犯瓜田李下之嫌。家主夫人。同時震怒。將我母女一齊趕出。到得杭州。尋兄不遇。因此流落臨安。兼且病魔纏擾。阮囊羞澀。好叫我進退兩難。想當初在秦

府時呵。

(醉扶歸)飲的是濃香豔色葡萄酒。韻穿的是蜀錦齊紈稱體柔。  
叶鴻影是詩詞滿腹信風流。叶况伊丰度翩翩秀。叶到而今天涯  
落拓似沙鷗。叶追想這繁華景况難回首。叶

這兩天妾身的病日重一日。鴻兒又買藥去了。直恁時候還  
不見他回來。不免假寐片時。聊尋鄉夢也。

(旦淡粧持藥盞上)

(皂羅袍)一個是旅館病魔消受。韻一個是征途廝守。句風雨添  
愁。叶人前問藥不知羞。叶多因老母容顏瘦。叶阮囊羞澀。句淒涼  
楚囚。叶雪飄風冷。句寒江咽流。叶向天涯望斷了長亭柳。叶

(正旦醒介)呀。我兒回來了。(旦白)正是。母親身體可好些麼。



(正旦)還是這般麼樣。咳。想我們雖在這裏。但不知周公子到了什麼地方。我想他是。

(好姐姐)逞風流。韻向天涯浪游。叶早忘了。豆綠窗吟友。叶(旦)想他則甚。且請服藥。(進藥介)(正旦唱)算女兒忠厚。叶他生來未解愁。叶拌廝守。叶這風塵翫。麟消磨。叶求藥空勞徧十洲。叶

鴻兒。我此時困倦得緊。你且扶我去安睡一會。(旦扶正旦行介)  
(尾聲)(旦)淒涼况味都嘗透。韻(正旦)惹你侍藥調湯。淚暗流。叶  
兄。奈我覆翼情深。難撒手。叶(全下)

附原作

(甲75分)

(步步嬌)苦雨酸風。并消受人。比黃花瘦。窮到底。一生愁。從此飄零。料難聚首。事本沒來由。那雷霆餘怒。難寬宥。

妾身蕭民。嫁與秦民爲妾。單生一女。名喚鴻影。自謂一生有靠。誰知來了一個周公子。忽與鴻兒詩詞酬唱。瓜田李下。事涉嫌疑。老爺把我等一齊趕出。我與鴻兒到得杭州。尋兄不遇。况兼病魔纏擾。阮囊羞澀。好叫我進退兩難。想當初在秦府時呵。

(醉扶歸)飲的是狀元紅。自製黃花酒。穿的是蜀錦齊紈。着體柔。鴻影是詩詞滿腹。信風流。果然丰度翩翩秀。到而今扶來小病也堪愛。追想這繁華景况難回首。這兩天妾身的病。日重一日。鴻兒又抓藥去了。怎麼這時候還不見回來。

(旦淡粧持藥盞上)

(皂羅袍)一個是旅館病魔消受。一個是征途斷守。風雨添愁。人前問藥不知羞。多因老母童顏瘦。阮囊羞澀。窮如楚囚。雪飄風冷。寒江咽流。是天涯望斷了長亭柳。

奴秦鴻影。無端受謗。被父親趕出。生母征途臥病。總是不孝之罪。(相見介)

(旦) 呵母親。今日可好些麼。(正旦) 還是這樣。你怎麼這時候纔回來。想我們雖在這裏。但不知周公子到了什麼地方。我想他是。

(好姐姐) 性風流。似汀洲野鷗。你與他是天生佳偶。把相思消受到西湖浪逐扁舟。三冬後。重來崔護花依舊。不辨新愁與舊愁。

呵鴻兒。我此是困倦得狠。你且扶我去睡一會。(旦扶正旦行介)

(尾聲) (旦) 淒涼况味都嘗透。(正旦) 最不堪長夜迢迢竟日愁。(旦) 早殺我旅

店三更聽玉漏。(全下)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卷十）

◎小說

天虛我生錄存

鴛鴦塚傳奇

汪石青

鴛鴦塚傳奇。爲汪生石青所著。采焦仲卿妻詩意演繹而成。於三年前就予正拍。以事冗未暇一一校讎。但其詞句頗順。妙造自然。雖有數處不盡合於譜法。然以元人曲本論。則信筆所之。大都先有文辭。而後施以工尺。學士優人。正不預爲謀合。依詞作譜。自有伶工曲承其旨。不必如李日華之削足就履。強作南西廂以就範圍。例如玉茗牡丹。其冥判中之混江龍一闕。直可謂之完全不合。而王夢樓以文章氣魄。無可損益。特與家伶依聲作譜以就之。此正不可與按譜尋聲者同日語也。爰仍其舊。不加竄易。錄存如左。吾知汪生果於音律。復有研求之處。恐其所著轉多束縛。反不如此稿之現成矣。卽予曩著桃花夢傳奇亦然。後以自視不當。

特加修正。而詞氣轉爲所沮。蓋亦同一造境使然也。

乙丑三月天虛我生識於香雪草堂

### 第一折 閨 嘆

（旦上）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嫁爲吏人婦。中心常苦悲。願爲雙鴛鴦。比翼長不違。奴家劉氏。小字蘭芝。十年待字。嫁在焦門。夫婿仲卿。現當本府一名小吏。雖則職卑事煩。會少離多。倒也蘊藉多情。溫存不俗。只是堂上婆婆……咳。這也說不得許多了。方才伺候婆婆睡過。不免又來從事夜工。且把機杼整頓。將這半匹布帛。續織起來。正是笛裏關山無賴月。閨中機杼可憐宵。（織介）

商調  
過曲

（梧桐樹犯）機絲寂寞張。人影蕭條况。冷冷清清照壁燈明亮。鏡帷孤掩人何往。軋軋機聲夜正長。一天風露凝眸望。只

有多情的月子彎彎來窺見深閨情狀。

(內一更介)(旦)

【南】(東甌令)機聲響。漏聲長。我一度停梭自忖量。

想我朝暮投梭。不遑懈怠。大抵三兩日織成五匹。雖不算十分靈快。只是高堂尙嫌遲慢呢。咳……(淚介)

何須仔細從頭想。算是我生來身世多魔障。怪不得無端舉動易招殃。不由不暗悲傷。洒盡了淚千行。

(內二更介)(旦)我想呵

【呂仙】(皂羅袍)歲月暗中消長。兀的九張機上全爲人忙。總則是離多會少守空房。說什麼孟光結了鴻梁案。拏蘭襲芷。葳蕤自傷。春花秋月。星星恨長。歎流年却也似投梭樣。

（歎介）咳奴家有好些苦處。總說不了呀。

【南】（大聖樂）幾多幽怨訴誰行。撇不開眉頭心上。

（內三更介）（旦）呀有時候了

瑟瑟報到三更上。可正是夜中央。人兒未返空思想。不忍先眠理繡床。淒迷一向再凝眸細望。依舊是烟水茫茫。

我想如此良宵。畢竟有好些人消受也呵。

【呂仙】（解三醒）有的是軟醺醺歡諧錦帳。有的是鬧烘烘杯泛霞觴。有的是宵深猶把銀箏按。風露下嬌憨模樣。有的是經營旦暮多勞攘。一枕華胥睡味長。徘徊想誰似我深閨思婦。獨自恹惶。

（貼小姑娘上）半桁珠簾燈一豆。滿庭明月夜三更。（相見介）（旦）姑娘爲何夜深未睡。（貼）嫂嫂你呢。想是候哥哥回來麼。也差不多要來了。你看呵。



(前腔)冷悠悠簾波垂漾。暗騰騰爇斷爐香。花陰低轉深宵上。有什麼公文鞅掌。料來部署都停當。早向歸途這壁廂。(旦)整羅帳。你儘先安睡。我自候檀郎。

(雜上)爲遞閨中語。來敲月下門。(喚介)開門。開門。(旦)誰呀。(貼)想是哥哥回來了。(旦)待我看來。(開門介)那一個。(雜)焦先生着我來說。署中有事。今夜不能回家。叫不要候他。(旦)不回來麼。(雜)是的。(下)

(貼)哥哥不回來麼。(旦)是呢。(貼)這等我們收拾睡波。(旦)睡麼……也是要睡了。咳。

(前腔)猛聽得敲門聲響。怎歸來不是蕭郎。迢迢良夜輕拋浪。閨子裏無端惆悵。含情愁結流蘇帳。咫尺蓬山惹夢長。停機紡。有多少臨風神往。願影徬皇。

(尾聲) (貼) 一簾花影宵無恙。(旦) 怎教我獨自含愁向睡鄉。(合) 候到深宵真是枉。

第二折 怒遣

(副淨焦母雜侍兒同上) (副淨)

(字字雙) 生來嚴厲做親娘。倔强幾年辛苦養兒郎。莽戇娶來兒媳不馴良。無狀試將手段整婆綱。誰抗。

身焦門吳氏。早年守寡。只有一子。名叫仲卿。府中爲吏。將就度日。只是媳婦劉氏。柔弱無能。不會做事。不但析薪耕種。非其所長。而且遇事遲慢。區區十匹布帛。總要整整六天。才得成工。這樣廢物。留着何用。丫鬢(雜)有(副淨)喚劉氏出來。(雜向內介)少奶奶有請。(旦淡妝上)

(新水令) 十年閨裏守容光。悔無端嫁非張敞。畫眉無彩筆。攬鏡

惜新妝。還恐要半路相忘。誰解我白頭唱。

(見介)婆婆萬福。(副淨)哇。賤婢。(旦失色介)

(步步嬌)我生小。原來嬌模樣。美滿無他。想溫柔。意自長。似這般。惡。詈。申。申。誰。曾。見。慣。少。不。得。再。拜。啓。高。堂。(向前介)有何言語和奴講。

(副淨拍桌介)賤婢好惱人也。(旦)咳……

(折桂令)驀心頭細自思量。婦道無愆。怎地招殃。我待向前頭問個端詳。怎當他搥床撫案。怒氣方張。我犯了甚迷天孽障。直得要恁地摧戕。待則卸下珠璫。脫了羅裳。做一個死囚兒。候決倉皇。算今朝哀劇登場。

婆婆有何吩咐。(副淨)你本生長小家。不會做事。只道嫁與我兒。待我細細教導。

(厲聲介)賤丫頭。不堪誨訓。如今留你無用。待我爲孩子另娶賢婦便了。你的嫁資妝奩。一概不要。速速收拾。不許遲延一刻。你去罷。丫鬢。(雜)有。(副淨)伺候我養息去。(雜應同副淨去)(旦)哎呀。這是那裏說起也。(淚介)

(雁兒落帶得勝令)俏紅顏。命不良。苦心頭。難言狀。閃的小鹿兒。驀然撞。淚珠兒。涔涔。呀。我也曾十四學裁裳。十六把詩書講。到今來。沒用場。不堪再回頭想。悲傷。平白地。焦雷響。恹惶。煎熬。煞九轉腸。

(大慟倒介)(生上)

(僥僥令)暫辦文牘案。來到鬱金堂。伉儷多情歡娛廣。白髮慈親杖履康。

俺仲卿。幾日不曾回家。今日放衙無事。暫且回來養息。(入介)呀。這是劉氏。爲何

哭倒在此。賢妻醒醒。賢妻醒醒。波。(旦醒生扶起立介)(旦)咳。你來了。(哽咽介)  
婆婆。(慟介)(生)怎的。(旦)婆婆將奴休了……

(收江南)呀。記當時歲初陽。換羅衣配鸞凰。盟心地久與天長。何  
期中路遭魔障。任心良性良。任心良性良。到頭來將人驅逐混青  
黃。

(生失色介)爲何好好平白休你。(旦)咳。(淚介)

(園林好)說什麼明珠翠璫。說什麼文鴛彩鴛。原不到紅顏命相。  
贏得是慘收場。贏得是慘收場。

(生哽咽介)賢妻不必傷心。待我向母親說去。情到不堪回首處。一齊吩咐與東  
風。(急下)(旦)咳。這是那裏說起也。

(江兒水)折殘花閃爍。擲碎玉鏗鏘。算迷離多少的糊塗賬。

(貼上)明珠藏匣日。泉水在山時。(相見介)嫂嫂。方才何事。觸怒母親。(旦)呀。姑娘。我那裏敢有疏虞。致干譴怒呢。命之如此。夫復何言。我……

小心事。毋非無狀。治長羅織真冤枉。從此閨中分判。停繡添香。穀把前情思想。

姑娘呵

(沾美酒帶太平令)記當初。到壻鄉。記當初。到壻鄉。你小小年紀。始扶床。不承望。今日分離一樣長。時日太匆忙。判雲泥。黯然傷。你後日是喜融融。春花醞釀。我今日是忒楞楞。秋葉飄揚。慘悠悠。離情惆悵。一揮手。人間天上。你呵。展箱籠。脂涼粉涼。卷簾櫳。花黃月黃。呀。認遺踪。莫把我故人相忘。

(貼)嫂嫂我和你一同去見母親。或者看在哥哥分上。有個挽回呢。

(尾聲)無情莫恨驚鴛棒。待試回天拜綠章。(旦)只怕充耳天闈終不諒。(同下)

### 第三折 密誓

(生上)哽咽不能語。淚落連珠子。愁思出門啼。徘徊空爾爾。俺仲卿向母親面前。再三進勸。無奈大怒不止。硬將劉氏休掉。俺不敢助婦違母。沒奈何令其暫且回家。候堂上怒平心轉之後。再圖璧合珠還。且在這裏候劉氏經過。把心事和他表述一番。(悲介)咳。堂堂七尺。不能庇一婦人。俺好生自恨也。呵。

(新水令)長旛十丈繫金鈴。護不得糊模絮影。綠章難拜訴。紅雨太飄零。待倩你百轉流鶯。向風前喚春醒。

(駐馬聽)玉闕陳情。帝座沈沈天不應。蓮台拜請。伽藍寂寂佛無靈。是銀河瀉起了風濤迅。是計都觸犯了紅顏命。恹惶獨自行。向

這邊兒長板橋頭等。

(沈醉東風)這一番花殘柳窳。望天涯悄悄冥冥。任你是最多情。拗不過高堂嚴性。

咳罷了。

大都是黃梁幻境。說什麼香溫玉靚。一任他擲碎銀餅。錐環裂鏡。都付與鶻兒痛喚。鶯兒默領。

我待捨了呢。

(喬牌兒)怎奈你幽燭貞靜。不獨是龐兒整。俺幾生修到伴娉婷。赤緊的影隨形。向此際丟開又不能。

(望介)

(雁兒落帶得勝令)一停停古道迴縈。那裏有車聲人影。你忍淚。



含愁漫漫行。教人立盡了蒼苔冷。遠望見珠簾隱隱現娉婷。  
介）邁步兒急相迎。

（旦乘車上）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來會大道口。  
（相見介）  
（生與握手介）

分飛同命鳥。是我負卿卿。淒清且丟了。傷心境。低磨待小名兒。喚一聲。

賢妻。如今暫且回家。候母親怒平之後。我是一定相迎。再圖團聚。賢妻呵。

（甜水令）此際一言爲定。把兩人心事。今番折證。誓不誤卿卿。待苦盡甘來。終圖僥倖。但守住似金石的不轉深情。

（旦）感君恩義。誓以死守。只是妾身呵。

（折桂令）這一番含辛茹恨。咽淚吞聲。怕的是兀刺刺齟齬家庭。

撲登登強暴親兄。倘逼着人把紅絲別訂。猛拚個香殘玉碎向泉  
垆。

妾倘不得自由。亦惟一死報命。落花無主。全仗東君。善爲圖之波。

算妾是蒲葦柔嫩。願君心如石能憑。一任他露冷霜清。蒲謝葦零。  
你一點真誠。盤石長存。

(大慟介)(生)咳。兀的不痛殺人也。

(碧玉簫)問造物是何情性。把離愁別怨。生向紅顏注定。孽胡纏  
春不醒。愁密醞淚空零。早則是芳心悲哽。哭殺娉婷。還算俺破千  
金。買到同心訂。

(旦)郎君珍重。妾去也。(生)呀。賢妻。此際何能爲別。(旦大哭生爲拭淚介)(旦  
收淚哽咽介)天色已晚。我便不能久留了。金丸誰擲流星彈。打散鴛鴦各自飛。

別生乘車下）（生）哎呀。你看他竟去了。（望介）（悲介）

（鴛鴦煞）早則是斜陽半壁荒郊冷。一霎裏山迴路轉沒了人兒影。啾啾唧唧是滿地亂蟲鳴。韻悠悠是池塘畔搗衣聲。慘悽悽似訴俺心頭哽。出門處還廝並。怎生的歸去零仃。打點着終夜裏擁孤燈。相思病今投正。（下）

#### 第四折 諫 兄

（小生上）

【越調引子】（霜天曉角）西風吹驟。滿院天香秀。看到花黃柳瘦。一年又是深秋。

俺姓劉名愍生。本地人氏。幼年失怙。剩奉萱堂。無兄無弟。只有一個妹妹。嫁與焦家爲婦。這也不在話下。只是俺自幼不喜讀書。長成之後。單靠買賣爲生。如今正

好出門。做筆生意。賺些銀子回來過冬。不免請母親出來。拜別動身便了。家僮那裏（末應上）來了。大爺何事（小生）請太太出來（末向內請介）（老旦上）白髮驚秋暮。青陽逼歲寒（小生）拜見母親（老旦）罷了（坐介）孩兒何事（小生）兒呵。

【越調過曲】

（小桃紅）生來骨相不封侯。沒法兒把饑寒救。也打點着白鏹青蚨。去他鄉貿易。把利權收經楚尾。過吳頭。較錙銖計牙籌。別慈顏沒得多時候也。賺千金即便歸休。

（老旦）孩兒眼下就要動身麼（小生）是呀。

恰趁這晚秋天。打合着襄陽估夥暫同游。

（旦上）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高堂。進退無顏儀（逡巡入介）（老旦）呀。蘭兒。非年非節。又不是歸甯之期。有何要事。不迎自來呢（旦）哎。這待何辭。

以對呢。(俺注介)

(下山虎) 淒淒切切。珠淚紛流。未語先眉皺。如何訴休。

(小生) 妹妹。何事傷心。(旦哭介) 我是被婆婆休了也。

他求疵吹毛。指良爲咎。打鳳嗔鸞。拆並頭。

(小生) 難道仲卿也不留你麼。(旦) 咳。

他一念兒難撒手。沒計兒圖再留。愛莫能相救。含情對愁。只把後約盟心死不丟。

(老旦) 哇。賤人原來你是被棄回家。兀的將何面目見人。想當初呵。

(五韻美) 自垂髻。勤鞠育。三從四德。吩咐。問兒行。記你小時。裁衫習繡。不但把詩書親授。今日裏甚罪尤。半路回家。當場出醜。

(旦) 母親。孩兒今日被逐。并無罪過。

(五般宜)硬生生將兒棄休。告娘行兒無罪。尤空則只飲恨鬱心。頭情斷義絕。這般撒手。天長地久。不堪回首。只落得黑漆似的沈冤。問如今誰替剖。

(小生怒介)呀。妹妹無罪見棄。莫大之辱。待我邀集鄰右。同到焦家。問你婆婆。是何道理。(頓足介)俺好恨也。

(山麻稽)這惡氣難消。受平白地。黃鶴焚琴。着甚來由。休休不須掩袂多。憊憊待俺。邀同鄰舍。爲他出氣。爲你消愁。

(旦)哥哥快休如此。自古沒有媳婦與婆婆爲仇之理。你若與他家廝鬧。使我於心何安。

(黑麻令)放下你心頭口頭。則勸你冤休氣休。用不着爲讎復讎。這是俺薄命紅顏。一例兒天仇地仇。昔日的花柔柳柔。今日的新

愁舊愁。一般兒打疊悠悠。飲恨到千秋萬秋。

哥哥。妹子從今以後。當長齊繡佛。了此殘生而已。

(江神子) 錦片前程自此休。送餘生。貝葉清幽。向蓮台細訴根由。把塵緣勘破。早回頭。懺悔俺半生乖繆。

(老旦) 焦家無禮。不必戀他。以你姿色美麗。不愁沒有好人家娶你。怕以後不過快活日子麼。來呀。(同行介)(旦) 母親我……

(尾聲) 盟心誓爲伊堅守。怎便肯沾塵蒙垢。去別抱琵琶更出醜。

(同下)

### 第五折 鬧聘

(副淨上) 生兒不封侯。娶媳不知禮。拔去眼中釘。整頓門庭裏。老身將劉氏逐去之後。心上既不煩惱。眼前遂覺清淨多了。只年過半百。尙未抱孫。須爲我兒重聘。

一頭親事才好。丫鬢那裏（雜應上）來了。（副淨）書房裏喚孩子來。（雜應下）（生上）

【仙】（步步嬌）一枕模糊醒來晏。整夜常開眼。孤衾不慣眠。向曉來偷夢陽台。魂兒繾綣。恰廝守着那人邊。却又被隔花的鸚鵡聲聲喚。

（見介）母親拜揖。（副淨）罷了。（各坐介）（副淨）你今日爲何沒到署裏去。（生）連日署中無事。且孩兒呵。

（辭扶歸）懨懨鎮是心情懶。夢裏成雙覺後單。一任他日來文牘積如山。俺愁中畢竟無心看。從今住向奈何天。相思有賬和誰算。

（副淨）孩子不要愁悶。現有鄰家女孩。自名羅敷。我想聘此女爲你繼室好麼。（生）母親。孩兒與劉氏誓同生死。何忍捨他再娶。



(皂羅袍)愁把綵絲重撚。說什麼別調錦瑟。再整朱絃。你將桃代李太無端。我還珠返璧期如願。東張西角。情牽意牽。盟金指石。心堅義堅。怎得紅箋兒去飛寫鴛鴦券。

(副淨)唵。畜生。你還戀那劉氏賤婢麼。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從今以後。敢再提着劉氏半句。看我不依你呵。(生底首長吁介)咳……

(好姐姐)潑淹煎。穀魂消淚漣。硬教俺別諧新眷。把舊人不管。俺怎輕將信誓捐。難如願。怕則怕鏡邊密約做了風中霰。說什麼一夜夫妻證了百世緣。

這是結髮之情。教人怎生撇下呵。

(尾聲)從今疊起相思案。認罪含冤不敢言。去向恨海愁城裏閒過遣。(徑下)

(副淨) 咦。畜生竟敢如此無禮。正是舐犢恩徒厚。誰知養犬狼。寄言諸世上。子大不由娘。(怒下)

### 第六折 兄逼

(丑上) 區區撮合婚姻。趁錢落得快活。硬奪月老之權。巧補細縲之過。東家求我幫忙。西家邀我附和。只是去年爲富戶謀個偏房。(笑介) 哈哈。至今未曾說妥。在下非別。本地一個媒婆是也。如今縣裏三少爺。年已長成。未曾娶親。曉得劉家的女孩。雖有才色。昔年嫁與焦家。如今被他婆婆休了。住在娘家。尙未嫁人。叫我去說合。這頭親事。許我事成重謝。到手財氣。豈可錯過。不免去來。(行介) 人要得時。事才湊巧。今番找我。可不是財星高照。(作到介) (老旦上) 老添白髮。寒先怯。睡對黃花。夢亦香。(丑入相見介) 劉太太磕頭。(老白) 呀。媽媽。多時不見了。(丑) 來與你老人家報喜呢。(老旦) 何喜可報。休得取笑。(丑) 取笑。取笑。說與你老人家

知道縣爺第三令郎。生就翩翩年少。現在二十左右。沒有渾家。攬抱來與你家姑娘做媒。可不是一妙兩好。(老旦)這個待我喚孩子出來。問他一聲。蘭兒那裏。(旦應上)

【北黃鐘】(醉花陰) 羅袂輕盈卷珠幌。悄行來弓弓屣響。穿曲徑。抹游廊。猛凝眸。日影花光。好花枝圍步障。款步見高堂。問朝來何事講。

(見介)拜見母親。(老旦)罷了。(丑與旦相見介)(各坐介)(老旦)方才這位媽媽來說呵。

(南畫眉序)縣令第三郎。公子翩翩好模樣。有春山風韻。秋水文章。託微波願訂鴛鴦。聘西施不靳百兩。這般眷屬難推阻。問兒行如何回講。

(旦)孩兒身屬焦家。如何肯嫁別人。(老旦)你既被休。就與他家無干了。我想這段姻緣也是美滿的哩。

(北喜遷鶯)一個是鏡愁虛幌。一個是曲譜求皇。成也麼雙。真個是人間無兩。勉了你病影愁形黯斷腸。搔了他心頭癢。成就他畫眉張敞。醫可你惜別王嬙。

(旦)母親。孩兒與焦郎誓死不二。萬不能中途變節的。恕孩兒不能從命了。

(南滴溜子)先曾把先曾把誓兒說。終不肯。終不肯。心兒別。向何來的蜂狂浪。雖則是蕭條落葉飛。却不道我守根無兩。保節持身。怎的勉強。

(老旦)既不願意。回他便了。(向丑介)媽媽呵。

(北刮地風)妮子堅心未可強。一意兒不願王昌。憑伊傳語回明。

講賤鷓哥難做鴛鴦。

(丑)太太呵。公子一心傾慕姑娘的才色。所以特地叫我來說呢。(老旦)咦。天下多美人。何所見之不廣呵。哪……

遍天涯。少什麼。翠羽明璫。有的是好端端。左家嬌。相有的是豔晶。晶。宋玉東牆。但品題大都來。月。龐花樣。爲甚的。暗昏昏。求雅遺鳳皇。及早兒向巫山別采蘭芳。

(丑)這等只好去回覆他罷。(欲下介)(小生上)折花不插髮。得酒勳忘歸。呀。媽媽多時不見了。那裏去。(丑)大爺回來正好。方才縣裏三少爺。着我來與你家姑娘做媒。那曉得不肯嫁他。大爺你去勸勸波。(小生)這種好事。怎的不願。待我問去。(同丑入介)母親拜揖。(老旦)罷了。(向丑介)你爲何去而復返。(小生)母親。縣裏肯來俯就結親。怎不許他。(老旦)是你妹妹不願呢。(小生)妹妹。堂堂官家。

也不辱沒了你。爲何不肯嫁他。(旦)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况焦郎又有誓。豈可負他呵。

(南滴滴金)是同衾同穴盟非誑。今世不諧來世償。怎教我半途  
中別把姻緣講。節和名。須細想。莫惹起鶯囀燕謗。

(小生冷笑介)世上那有守義男兒。他不過一時安慰你好看的話。恐怕早已娶過妻房。丟你在九霄雲外了。現在這樣好公子來聘。勸你及早許了。免生後悔呵。  
(丑插語介)是呀。機會不可錯過的。(旦)你們說那裏話來。

他未必訂良緣。諧錦帳。我不學蝴蝶隨風。飛過紅牆。

(小生惱介)妹妹你……

(北四門子)忒聰明。會算糊塗。硬生生委實惱人腸。你痴情不解  
回頭想。落迷津。甘自傷。雖則是節也防。名也防。却不道誤青春非

泛常。休謬忘。要忖量。義男兒。大都是謊。

(老旦)蘭兒。你依着許了他罷。(小生)不能由他不願呢。(旦)咳……

(南鮑老催)蛾眉恨長。逼人咄咄。何不良。呼天不應。惟自傷。總則是生不諧。招來這多魔障。形單影隻。孤恹樣。完貞守節。和誰講。(大哭介)到頭來收場。無端的兄不諒。

(小生)妹妹。你想焦仲卿。不過一名府吏。值得什麼。從今嫁與官家。何等享用。真有天上地下之分了。

(北水仙子)笑。笑。笑。你何不量。看看看看。否泰分明。非孟浪。算。算。算。昔年間。誤適焦郎。到到到。今日才稱歡暢。嫁嫁嫁。嫁與他公子。多情福慧長。這這這。這真是人間無兩。却却却。却喜你被棄還家。反得昌。莫莫莫。莫得要執迷不悟。多惆悵。及及及。及早兒。

打疊新羅袂。嫁衣裳。

(旦長吁介)咳。焦郎呀。焦郎。我主意已定。不嫁別人。算來今世再沒有團圓之日了。(淚介)(小生)妹妹你

(南雙聲子)休悲悵。休悲悵。莫使性。思強抗。休迷忘。休迷忘。把榮辱深籌想。

(旦)哥哥你

忒莽戇。忒莽戇。真孟浪。真孟浪。硬要珊瑚別贈。作踐紅妝。(徑下)

(小生)母親。你看痴妮子。竟自執拗如此。我們且不要理他。只把這媒人打發回話好麼。(老旦)由你去罷。(小生向丑介)你去對那邊說。既蒙他不棄微末。肯來下聘。俺家不敢違命。只叫他擇日迎娶便了。(丑)知道了。知道。知道。到底事還湊巧。(下)(老旦)咳。痴妮子。但願你嫁個好人家。過後半世的快活日子。說什麼名



呢節呢。(小生)是呀。

(北尾煞)(合)但願從今沒災障。失林雅變做鸞皇。把從前折磨一概償。(同下)

第七折 雙 殉

(外末副末小旦同上)(外)從人四五百。金車玉作輪。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鮮珍。借問將何去。將去迎新人。前日縣裏三少爺。聘定劉家女兒。擇了今日吉期。着我們前去迎娶。須索走遭。(末)那劉女有何好處。我們少爺却去聘他爲室呢。(外)你們不曉得呀。他腰若流紈素。眉畫纖蛾長。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是好女子呵。(衆)這等我們少爺娶着了。叫從人們安排齊整。我們去來。(內)曉得。(衆)我們走罷。但把明珠貽北院。安排繡幃載西施。(同下)(旦愁容上)

【中呂】（粉蝶兒）說甚情緣。只落得淚枯腸斷。錯鴛鴦喬合無端。牒追魂符促命。將人作踐。坑送嬋娟。多分是前生冤欠。

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中路遭蹉跎。一死無差謬。咳。蘭芝呀。蘭芝猶是人也。而奈何命薄如此呢。哥哥不諒。硬許婚姻。眼前那邊就來迎娶。看來木已成舟。只有一死而已。當此一髮千鈞之時。也講不得什麼冒昧。不免悄悄地出來。爲着焦郎與他一訣。正是一縷殘魂隨夢斷。十分幽怨上心來。（行介）

（南泣顏回）生死穀纏綿。磨折煞芳心一點。爲甚的弄殘翠瑣。不教再整朱絃。本來是春風惹夢。奈何天。沒亂裏又把魂兒纏。我保全貞美玉無瑕。問東君此情深淺。（下）

（生騎上）

（前腔）【頭換】送來消息太無端。甚的中途生變。分飛勞燕悠悠。天

上人間。生離死別是今番。不把春埋怨。殉蛾眉。撒決何難。潑餘生。不堪搭趁。

俺仲卿聽說劉氏被他哥哥逼着別姪。所以請假。急來與他一面。（作策馬急行

介）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臨頭各自飛。（急下）（旦上）

（北小梁州）槐影離離正午天。爲甚的人兒不見。花陰黃蝶太胡纏。雙飛軟。故故向儂邊。（下）

（生上）

（么篇）隔花人比天涯遠。望不到芍藥欄前。倚瘦肩。偎愁臉。挨的一時半刻。同證舊釵鈿。

（望介）哪前面來的。不是劉氏嗎。兀的不盼殺人也。（向前介）（旦上）

（南駐馬聽）步步俄延。東風吹皺紗裙襖。故人前面。馬聲彷彿似。

當年。

(生與相見介)(作下馬握手介)(旦)咳。郎君呀……

自從別多磨難。果然事不如人願。風波旦夕間。沒機緣再續如花  
眷。

(生)事已如此。沒得說了。(×介)旦。想我與你……

(北耍孩兒)舊巢同是啣泥燕。不承望中途遭變。你瓊枝飛上了  
做文鴛。得春風一旦高遷。你換巢鸞鳳。教偕老。俺失林雅雀。自生  
憐。這的是六州鐵鑄傷心案。俺自問有何趣味。殘喘偷延。

(旦)郎君說那裏話來。難道你還不知我心麼。

(五煞)早則是休膏沐。委珠釧。鏡邊怨。枕邊憐。說什麼玉台別受  
諧良眷。莫是你莊生曉夢。迷蝴蝶。辜負我望帝春心。託杜鵑。我冰。

清玉潔無瑕玷折證到千秋萬古碧落黃泉。

(四煞)(生)你苦衷兒訴可憐我淚珠兒空自咽惺惺相對愁何限。說什麼春蠶到老絲方盡幾曾見臘炬成灰淚肯乾三千弱水茫無岸早尋個酒闌人散燭冷香殘。

(三煞)(旦)做鴛鴦不羨仙好花枝雨打殘荼蘼夢醒三春晚。大都是彩雲易散琉璃脆再休提霽月流輝璧玉堅從前已往都休算總付與春林啼鴛秋峽哀猿。

(指介)那邊碧水粼粼妾當畢命於彼死於君前以明不二呵咳……

(二煞)恨天公不見憐折蒲葦旦夕間黃泉碧落終相見畢竟是未償孽債生無趣赤緊的拿定情根死不捐則怕這湛湛碧水淘不盡紅顏怨擔多少悽悽惻惻嘯月啼烟。

哪。那。壁。廂。敢。誰。來。也。(生回望介)(旦疾趨作跳池淹沒介)(暗下)(生)哎吓。怎的竟……自盡了(哭介)我親愛的劉氏呀。我的賢妻呀。咳……(大哭介)我的賢妻呀。咳。賢妻。你魂靈少住。候我同行波。(望介)呀。這裏大樹崔嵬。是我畢命之所了。

(煞尾)心中事。不可言。意中人。成泡幻。俺把弱軀懸向枝頭顫。料定你蕩悠悠的斷魂兒。在前途不遠。(作縊介)

(雜扮兩仙童上接生下)

### 第八折 塚 圓 (場上設塚)

(生扮仲卿魂旦扮劉氏魂攜手由塚後出)(合)生前不稱意。死後得徜徉。幸哉遂合葬。合葬華山傍。松柏栽墓前。梧桐植山陽。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旦暮淒淒鳴。哀怨一何長。行人朝駐足。寡婦夜徬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合唱)

【北正宮】

（端正好）半生來多磨弄。回頭處血淚猩紅。鴉兒喚醒春婆夢。猶是多情種。

（旦）我想呵。

（鞦韆球）恨兒逼得兒。把緣攪得空。好端端畫中愛寵。潑餘生絮影匆匆。情兒忒自濃。心兒恨未終。到今日恹惶無用。葬鴛鴦紫蓼丹楓。雖則是同心猶做花間蝶。却不道刻骨長留藥店龍。脉脉無窮。

（生）我們無拘無束。長並泉台。千秋萬歲。此情不滅。可不也勝却人間無數呵。

（旦微笑介）（同作迎風悅舞介）（合唱）

（叨叨令）則由他年兒月兒。一謎價悠悠忽忽的送。不管他風兒雨兒。一例去春春夏夏的關。猛凝眸。花兒蝶兒。隨和着嬉嬉落落。

的弄。有什麼情兒。性兒。還覺得拘拘束束的。完。早則算遂了人也。  
麼哥。遂了人也。麼哥。到頭來。形兒。影兒。長守這端端整整的塚。  
(脫布衫)繡榻兒。細艸茸茸。翠幙兒。竹樹葱蔥。綠深沈。垂楊護夢。  
住。一雙泉台鸞鳳。

(小梁州)不怨時窮與命窮。拚這般。資恨長終。形偃影抱脫牢籠。  
休回首。無事可榮胸。

(尾聲)茫茫人世原如夢。何事尊前唱懊儂。黃金休闕。明珠休弄。  
這一點。真情算來。鐵石重。

(翩然入)

閒坐自挑燈。漫把瑤琴弄。研麝寫烏絲。譜齣鴛鴦塚。孔雀自徘徊。雛燕嬌無用。

是墨是啼痕。擲筆餘哀痛。(右調生查子)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出版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天虛我生小說菁華

版權所有

著作者

栩園編譯社

潤文者

天虛我生

編輯者

栩園編譯社

發行者

鄭彝梅

印刷者

時還書局

代售者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梅白格路  
人和里第三弄

時還書局

# ● 上海時還書局最新書目 ●

陸士諤先生最新 著作北派劍俠 紅俠 洋裝一切 價洋六角	陸士諤先生最新 著作北派劍俠 黑俠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陸士諤先生最新 著作北派劍俠 白俠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陸士諤先生最新 著作北派劍俠 三劍客 洋裝二冊 價洋六角	俠義正 八劍俠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俠義正 血滴子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俠義正 七劍八俠 洋裝二冊 價洋六角	俠義正 七劍三奇 洋裝二冊 價洋六角	俠義正 小劍俠 洋裝二冊 價洋六角	俠義正 新劍俠 洋裝二冊 價洋六角	陸士諤先生最新 著作北派劍俠 女皇秘史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不肖 半夜飛頭記 洋裝二冊 價洋六角	俠義正 雍正奇俠傳 洋裝四冊 價洋六角	武俠 劍俠駭聞 洋裝二冊 價洋六角	名著 青劍碧血錄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	---	---	--	----------------------------	----------------------------	-----------------------------	-----------------------------	----------------------------	----------------------------	---	-----------------------------	------------------------------	----------------------------	-----------------------------

飛仙劍俠大觀 洋裝二冊 價洋一元	子女 武俠大觀 洋裝四冊 價洋二元	正雅 百零八俠 洋裝二冊 價洋一元	滿清 奇俠大觀 洋裝二冊 價洋一元	俠義 荒山奇俠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俠義 遊俠英雄傳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社會 上海風月 洋裝三冊 價洋八角	社會 海上燃犀錄 洋裝三冊 價洋八角	社會 海上指迷針 洋裝三冊 價洋八角	社會 新繁華夢 洋裝四冊 價洋二元	社會 海上銷金窟 洋裝拾冊 價洋三元	社會 紅粉英雄 洋裝二冊 價洋八角	哀情 可憐儂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	寫情 情海波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偵探 就是我 洋裝二冊 價洋一元二角
------------------------	----------------------------	----------------------------	----------------------------	----------------------------	-----------------------------	----------------------------	-----------------------------	-----------------------------	----------------------------	-----------------------------	----------------------------	---------------------------	---------------------------	-----------------------------

足本白話聊齋 洋裝拾冊 價洋五元	新式 聊齋誌異 洋裝四冊 價洋一元八角	新式 七俠五義 洋裝四冊 價洋一元六角	新式 白話西廂 洋裝二冊 價洋一元五角	新式 曾國藩家書 洋裝四冊 價洋一元六角	新式 曾國藩日記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	勸點 曾國藩類鈔 洋裝二冊 價洋一元	新式 鳳娟女士情書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	新式 戀愛的尺牘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新式 愛的水果 洋裝一冊 價洋三角	新式 綠波打槳記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新式 足本老殘遊記 洋裝二冊 價洋一元二角	新式 新文學指南 洋裝二冊 價洋一元四角	天虛我 文學指南 全洋裝拾一冊 價洋四元四角	康南海 文集彙編 洋裝十六冊 價洋二元四角
------------------------	------------------------------	------------------------------	------------------------------	-------------------------------	-----------------------------	-----------------------------	------------------------------	-----------------------------	----------------------------	-----------------------------	--------------------------------	-------------------------------	---------------------------------	--------------------------------

